

周易時論合編

周易時論合編卷之二

院桐方孔炤潛夫論述

孫

中惠
中通

中履
中恭

編錄

需
三
三
三
三
三

鄧潛谷曰。需。白乾。所造者天。其坎天德之孚也。訟。貞坎。所繇者人。其坎天德之陷也。玄子曰。上古弱肉強食。人鬪智力而已。自有聖人而後。滋生安生。故與天地參。莊生羈獸。窺巢快其說耳。物生必蒙。胎卵苞甲。爲其稊而護之。天地之仁也。人生而蒙。早

慧非福。暴長非壽。不養不可動也。故漸飼食以長其體。漸教訓以正其智。必以需焉。郝解曰。屯蒙言男女。需言飲食男女之禍。屯聚不明。飲食之禍。需求无厭。安得不訟。聖人卽以需道需之。而訟歸无訟矣。潛老夫曰。方圖需訟在西北。近否泰之三。師比在東南。近坤之三。需訟是天地泰否之關。而師比以地道治之也。需伏晉而不進。自昭則光亨矣。訟伏明夷而不親。晦明茫衆則得中矣。明天于下而敬義者。孚所以光亨也。恃天好上而爭勝。則孚窒乃險場矣。故師比以文武治教之。懿文辨禮。豈得已哉。智曰。上經終明習坎。而首卽習六坎矣。屯蒙以震艮主君師。

之道。師比以地制。立文武之法。此需訟一對。托天而生者也。卽
隱伏此緩急喜怒之患。難矣。喜則飲食。怒則爭訟。緩則怠懦。急
則隙成。日日如是。至瑣至常。然以剛中處之。卽師比也。表中正
而節之。卽畜腹也。言任天者欲以消其貪爭。而任天者必貪爭。
反用其貪爭。亦因天制天之勢也。名利至險。苟貪後事之吉。則
退一步而讓矣。苟爭爲讓。則自訟而光明矣。此險阻卽易簡之
人生大幾也。明此幾乎血也。寇也。可壺。冷矣。逋也。褫也。蝸兩角
耳。小有言之災患。以中聽而无訟矣。以需窒之而利涉矣。

☵☵ 水天需

全曰。後人作需。而三不傳矣。智按。需爲遇。雨不進止。須者。許慎說耳。徐玄從雨。從天。乃李陽冰之說也。古染。搗。閏。輒。通聲。攷歸藏。以需爲漚。可證音轉。濡需爲一。明矣。今音須。以需須皆撮唇也。儒從之。以舒徐順序爲聲義。以遲緩須待爲需。

需

歸藏作漚。李陽冰作雨。天鄭玄讀秀。

有孚

古一作專。

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郝解曰。稱養受需。此造化自然之候也。天地以需運。人物以需壯。道德以需成。水以一滴需江河。土以一塵需泰山。浮操不可致遠。急促不可令終。此聖人所以貴需也。揆曰。健莫如乾。需亦莫如乾。非有過人力量。未有能堅忍寧靜者。遯曰。坎中實爲孚。

高明內景。天水相涵。故光。乾健坎通。爲亨。知險利涉。坎水兌澤。離舟。涉大川象。通言之。則陰陽相間。卽山川間之也。水弱而險。生成最先。人世風波。每寓意焉。野同錄曰。夬在有壯之先。需在二畜之間。此乾盪後半之中也。五爲卦主。繼六坎之中正也。相須共濟。善繼乾父之健。故傳以不困窮之義告之。屯君蒙師。推心置腹。起死回生。總此義爲湯飲。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朱子曰。後世策士。但言出奇應變。聖人不然。當需則需。揚誠齋曰。德與位合而後可需。无位而需者。伯夷避紂也。无德而需者。

秦未亡而陳涉先亡也。天位正中而涉功者。文武須暇是也。鄧
綺曰。乾亥知始。東行以一入坤爲坎。北方養陽之所也。陽必須
上下二陰養之。邵子曰。天不息于冬春。不得生物。人不息于晝
夜。不能辦事。息冬含陽。皆含坎之維心也。一須二也。淇澳曰。飲
食所須而生者。而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蓋觀鹿鳴嘉魚。而知太
平不易享也。險在前也。智曰。須。面毛也。借爲相須。許慎以頰別
之。凡內與外相須。剛與柔相須。有用與无用相須。猶飲與食相
須。皆一于二也。禮曰。西北天地之尊嚴氣也。右義借藏。藏用也。
後天乾始用坎爲需。聖人曰。義不困窮。怨尤盡消矣。時命亦濫。

語耳。爾公曰。立仁與義。配義與道。何不渾渾噩噩而自破析之。以言與乎。可知道必相須而用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

鄭虞作
蒞乎

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元公曰。遇變而持重者。中心實有主張。故有任事之孚。則不爲小喜所動。有證道之孚。則不爲浮緣所動。玄子曰。有需於人者。有爲人所需者。五也。往有功。乾有功也。玄同曰。需卽是功。人不見也。于其往乃見之耳。易意曰。爲人所需。卽爲天所需。能養人自相須者。真儒者矣。見曰。需亦事賊所貴者。光亨耳。剛健之人。

明幾不動。亦不介懷。故惟光亨方宴樂也。賄豎其矯乎。飲醉近之矣。

曰。寇萊公之飲博勝于平陽。文潞公之游宴豈同山簡。君子須者義耳。而功卽具焉。非荒也。

象曰。雲上于天。

王肅作雲
有天上

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干令升曰。坤主饋。職游魂爲爨。腥和味之象。弱侯取釀酒爨食之象。項氏曰。飲食以養陽。宴樂以養陰。易意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復歸于肺。通條水道。下輸膀胱。此飲食之取于雲上天也。正曰。君子爲飲食以下逮于民。爲宴樂以上逮于神。精魄効敷。禮樂鬱興。詩曰。神之飲食。小大稽首。是需

上下逮也。淇澳曰：飲食而至宴樂，有妙義焉。王者非平治不能歌在鉤，士夫非承平不能歌伐木，小民非安居不能歌擊壤。此需所以爲正也。智曰：各具益靈斟酌飽滿，敘事分莧，皆含哺也。君子信蔬水之恒餐，卽醅醑之異味，終食之頃，无非涉川，謂之宴天地于篔簹，浮大樽于溟浪，不爲分外。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變巽爲井

薛仁貴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兌爲常，常卽恒，訂曰：卦中四畫象國中，初上象郊，故需初同人上，皆象之不後一度，不先一度，健而順行，故曰恒，變巽進退究蹊，故戒之，藏一曰：郭有道不

爲危言激論近之訂引太公待清爲其應爻也。賡之余氏曰。橫
圖震巽爲中。天地之恒也。屯二傳言常。需初爻言恒。傳仍以常
釋之人好奇異。則失天地之中矣。管寧之爲潛龍語。惟經典利
用恒矣。豈患小有言耶。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

陸无无
咎二字

未失常也。

智曰。不安于恒常者。非難近人。人自犯難行耳。陸通曰。禍重于
地。莫之知避。可惜。浮雲之疏飲。卽是郊外。

九二需于沙

鄭作沙五
音作沙衍

小有言終吉

變離爲既濟
積變變

沙瀕水而遠水已流行在中矣。虞荀謂水中之剛稱沙。沙

能決水。又約不濫。升菴云。衍寬平之地也。如昌衍。脚衍。皆以此名。需互兌。訟變兌。皆爲口言。需互在外。爲人言。訟變在初。爲自言。正曰。公父文伯之母曰。祭養尸。饗養上賓。何龜之有。而使夫人怒也。是需而有言也。隨會聘。周疑王室之有折俎也。王使原伯告之。以禮。士季歸而爲軌秩之書。是小言而終吉者也。非是則亂。故吉與亂相濟也。蛟曰。或謂王仲淹慢楊素。王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使公不可慢。則僕失矣。邴原始以言爲公孫度所忌。後終歸邴。衍在中者。謂有餘于中矣。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古作羨。

小有言。以吉終也。

輔嗣曰。近不逼難。遠不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見曰。志需者。每以言之小不恐。而中敗其志者矣。衍在中。則非小言所動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鄭為寇作戎 變兌為節 積變比

仲虎曰。需漸皆有待而進。郊沙泥。由平原而水際。非人所安。于磐陸。由水際而平原。非鴻所安。三危地。需遇坎曰致寇。剛不中也。漸互坎曰禦寇。艮能止也。无學嘗試。止以速禍。顧厨標榜。罹災必矣。然七國不削亦反。可罪晁乎。敬體互離。乾三之惕。離初之敬。朱子曰。敬大慎小。自不陷矣。玄同曰。需為天民。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若謂此時不需。必啓爭攘以示必需之意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玄子曰狎水者勿咎水。致寇者勿咎寇。自我至之也。正曰羊羹弗斟。宋師以奔。庖有肥肉。則死士不附。需而節。亦有爛泥乎。

曰。獨漉獨漉。水深泥濁。不知敬慎而入水和泥。避迹迹生。能免外之災乎。知其自我。卽蹈淵履冰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變兌爲夬 積變
萃 坤游世爻

九家曰。雲從地出升天。莫不由穴。四處坎始。居穴者也。血卦能憂故見幾而順聽出穴者避陽也。正曰。雲雨者天地之膏血也。需未出也。天則決矣。趙无卽使伐翟而勝。尋飯有恐色。曰非德

不當醜。雖不當幸。吾是以慎。夫簡子卽戎而有告邑之心焉。玄
同曰。出穴者。望君子用而有以此我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天命以聽三陽之進也。智曰。坤宮游魂之世。血性自不忘初。
今徒欲驕無事窟中。其不能需于血明矣。何自而轉身出穴乎。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變坤爲泰
積變晉

坎酒兌食。水在火上。一變爲泰。直少需耳。玄子曰。禮速客之辭。
主人需矣。三陽方來爲客。五爲主人。其酒食以需之。明其爲主
也。處險不憂。而與同德之援。尤亨利涉矣。困二需五。皆象酒食。

需正所以處困也。集其人修其具，機定而樞闔，須時而發，役不再舉，勿謂需于酒食爲易事也。

曰：鄭泰之宴客，顧榮之忘

憂，士嘗以此免于困窮。又况蓼蕭之厭厭，杜蕢之揚觶，大風之佐飲，藝祖之杯酒乎？君子以素位爲醇醪，以六經爲肴藪，倪文正曰：是可以五帝三王之道，博奕飲酒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智曰：所招愔愔，刑民而无醉飽之心，以中正也。豈謂酒池肉林亦溫克乎？新序引師曠對晉平曰：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實須齊和之，羹熟奉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此貞吉

之酒食合天下以爲烹飪。若中衢而置尊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變巽爲小畜

慈明曰。須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詁曰。四外卦之初。出尚有可之。上外卦之終。出无可之矣。燕一曰。入卽雲霓俟望之人。知君子之必來。而安居以俟之。三人三乾也。五當正位。爲能召致之客。客以五來。非由上速也。敬取離。又取坎。洪範貌水作醜。肅故敬。未大失也。總見三陽宜敬之故。陽知險而需。陰知敬而避。緣不論順逆。皆有出身之路。在人處之何如。正曰。夫則出。畜則入。密雲不雨。文德就矣。而豐功未著。猶有酒食而不敢享也。庸蜀

美髮微虛彭濮猶之不速也詩曰肆我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敬不速客者也非又主而誰乎淇澳曰致送是三自反義不速之客是召公戒旅葵義侯曰君子以需得遂其進小人以需得安其所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舊以陽居陽陰居陰爲當位。六三稱不當位者十。履否豫臨噬嗑睽震兌中孚未濟也。師五謂使不當亦指六三九四位不當者五。晉夬萃豐小過也。又解九四稱未當位。困九四稱雖不當位。旅九四稱未當位。六五稱位不當者一。大壯也。六四稱當位

者一。臨也。又蹇六四稱當位。實六四稱當位終。九五稱位正。當者四履否兌中孚也。又渙九五稱正當節。九五稱居位中。此合例者也。需上六稱雖不當位。困上六稱未當噬嗑。六五稱得當。何耶。潛老夫曰。邵子謂初上无位者也。噬五象又合觀。則得矣。易不妨例而不可以例拘。革而當。是何例乎。聖人觀象而取其義焉耳。

時論曰。此天一生水之卦也。在屯爲雲。在蒙爲泉。在需爲雲上。在訟爲水行矣。大象涉川。凡八。

需訟同音
渙金乎壘

而需居其首。雲天泉

地未成大川之時。可以待之。而涉其與天違行也。大川已成。不

可爭涉矣。需訟之險。聖人濟之。豈迹之哉。天道光明。地道光大。最初生水。抱其光于內。是光之有乎者也。習坎乎亨。乾晦乎下。坎乎于上。則晦者明矣。乎貞者光與利之本也。天實生險。不自用險。混沌初開。以險于屯。制之以動而勿往。君師設教。以險于蒙。制之以止而不告。及至需而天出其健德以制之。則涉矣。動而止。猶妨其陷也。剛健而位天位。則化險于夷。涉之利矣。險非在前。涉而非健。豈知中正之酒食。神行于人世之波濤哉。涉後之立功。皆需前之立德也。君子曰。天地之欲寬。先此口哉。乳爲食根。而乎室爲訟。故願寡其過。爲明智之終。而君師首需之。

莫險于飲食宴樂。而即以飲食宴樂爲經綸果育之方焉。須臾者曰世之治也。鹿鳴湛露。既醉是鷺。皆藉宴樂以彰光亨之盛。及其衰也。饗養沉湎。三風十愆。郊沙泥穴。載胥及溺。而大失其常矣。人心以喜爲生。幾故因其所靈而恒之。變異得恒之半防于言慎。

于寇出于順終于敬。而中正當位。是日用之茹吐也。一變井養。再變濟思。三變節制。用恒者改邑不改井也。知言爲風波。而勿逐。即得矣。致寇者不節若之嗟也。郊遠于水外。沙衍于水中。泥隄于水下。非剛健孰能不敗哉。健者畏險。而有功之往實功險。若担健而敬慎之。聽愈孚。四望可出。五收泰社。上且畜客。而出。

入終敬美意曰坎欲其善惠諸陽也坤宮之交泰而遊需也犯
難之禍伏于至順災外之位尊于至健一穴也可以決之而悅
出亦可以畜之而異入何客而非寇乎何寇而非客乎不觀需
盪二畜之間乎何謂泥沙之郊非熙熙衍衍者乎躋堂介福單
厚錫篚敬慎威儀是光亨止中之雲天也卽窪樽土鼓之享矣
豈必以茹毛飲血爲反朴乎豈必以辟穀奪食爲大丹乎

智曰莊子畫呂梁之性與醉車之天蹈淵乎陸沉乎其利涉
也有以異乎教必先養民之質也需于酒食所以泯其忠信
之波也中庸知味可以君師爲杯棬矣一須二二須三天地

間無不相需者有後而先不用爲用曰險曰位曰功此人間
穴之不速三客也。恒初敬終以容。正中之義君子蓋寡萬
世而樂之矣。

三三 天水訟

全書卦以一字擬之。智按古雖形聲相因。卦名多以義取。就名論義而已。屯蒙教養。惟慮此飲食言語之生事耳。飲食必訟。惟口起羞。故聖人以公言名卦。使自訟焉。毛晃曰。訟。言之于公也。言即公之視聽矣。公即分別其公者也。徐玄引毛詩雅頌作訟。而頌各通用。可知古合平仄也。商齒聲。

訟有孚窒

馬鄭作啞馬讀為頭

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宜曰坎有孚在上則通不通故窒坎加憂故習坎者惕中則吉也。係辭不分險健。惟以孚窒而訟。惕中則直內自訟已利見大

人則使民无訟矣。乾五大人，互離利見，離舟巽浮，本可涉也。三剛在上，舟重遇風，則入于淵，故不利。玄同曰：卦下當論爻虛實。鼎初以陰顛，井初以陰漏，革初以陽鞏，訟下虛，虛則陷，故不可涉也。胡允曰：中吉，虞芮相遜也。終凶，雍子納賂，蔽罪邢侯也。元公曰：人生有血氣之險，而又載之以強陽，訟所起也。陰陽相爭而不解，則風靈水旱之訟興焉。易意曰：公性寓于獨性中，而人不能知其始也。飲食爭勝，剛柔使氣，惟口起慮，全身憑生，不通中理，則愈自信而愈窒矣。惟以人爻之惕惕之，以能惕之大人聽之。卦者者，傳惕中之命也。春秋者，其拆斷之案也。但提中吉。

卽化終凶。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德訟

朱子以制伺彼已言之。其內險外健。則自一人之情言。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誠齋曰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避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誠而无詐者必无訟。窒隙无仇者必无訟。惕厲慎刑者必无訟。履中蹈和者必无訟。吉者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朱子謂剛自遯來居二。柔升以辟卦起變言。來氏以貞

悔言綜。玄子取東坡乾來化坤之說。易遯主貞悔。蓋不過互換而已。胡良思並列而未以京變言之。爲取剛變柔柔變剛也。潛老夫曰。一也。易者。象法分合同時者也。詳圖說。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遯曰小橫乾一坎六。後天配洛坎一乾六。故曰違行。誠齋曰。仲尼聽父子之訟。而咎上教之不行。甘陵南北部之禍。始于其徒之相非。牛李朋黨之禍。始于其進之相傾。吳越世仇之禍。始于一矢之相加。曷爲如。曰心也。故君子訟心。元公曰。洛書乾與坎連。然乾飛離而不飛坎。其氣不親也。故天與水爲訟。天與火爲

同人。彖曰。乾坎順行爲需。乾坎倒行爲訟。正曰訟之興。其于結繩之前乎。天與水違墜也。從淵視天疑也。曰可言之天。二氣而已矣。天一生水。氣凝形者下流。未凝形之氣則上騰。逆行矣。若論其始。則所以爲天水者。何嘗違乎。統形氣者。與分形氣者。皆一也。陰符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出口入口。人卽是我。平心至此。又何爭訟之有。君子曰。民不見理而見事。作事始知依違。因其謀而善爲謀之謀。于作事之始耳。女子爭桑。吳楚連兵。爭樹爭羊。宋師敗績。衣冠聚訟于廟堂。簾席聚訟于壇坫。剛諍堅固。其勢滔天。逞剛設險。機械日生。不如公言。就事斷始。始何心。

乎然後知申韓之爲末憊而偏言黑塞之反伏亂機也時惕天下之自訟而中正矣。王治教者審所尚耳。故曰尚中正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變兌爲履
應爻

宜曰諸爻乃賈成于五而被其德者不待訊決而心自平。故初不訟。二歸三從。四復終訟者。上九耳。初以孚室。小辨則已。故更訟曰事。傳不可成舉大義也。此不可長。在事端也正曰見訟而若踰虎。詩所云不敢暴虎者也。魯叔孫穆子昭子用之矣。明卿氏曰。人主不可不決小言。人臣不可常構小言。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詰曰。明于正應而不昧于所從。爲蔽遊之意也。易意曰。莊門圭
寶明者自勝。鼠牙雀角。自辨即消。君子豈以小言忽之而不辨
耶。觀古今。察倫物。皆以格物爲聽訟者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無眚。

變坤爲否
積變无妄

遯曰。二以敵五。而訟以剛中安禮。故不訟而逋去之。小邑以待
察也。何公居東也。水爲物歸。隱伏逋象。變坤。邑戶象。坎背變坤
曰无眚。三百。坤合乾策。舉成數也。智按大衍曰。天地中積千二
百。揲四率三百。凡奇用屬乾。成數屬坤。正曰。諫有五。吾取諷焉。
以姬公爲諷。竄于東山。古人猶謂之諫。故訟用否德。歸而自守。

玄子曰三百下大夫制駢邑可證見曰爲同體二陰應四上而
激成訟也不克訟爲兩剛近君不敢齒路馬之義也待罪下邑
而已。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極也

鄭作
逋

曰自下訟上及言以明二所以竄伏之故嗟乎患之至皆
人自檢拾耳。

六三食舊德自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變異爲姤
積變同人

子瞻曰食而忘之不親猶食言也宜曰舊德天水一氣之始德
也三上卦成正違行處故食自水之盟龍蛇之誦非訟乎我有

德于人不可不忘也。不忘而訟彼以貪成功。豈從王者之義耶。介推可耳。釜曰。此坤三无成之舊德。六十四皆乾坤之變故也。正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富辰曰。以翟女間姜任。且棄舊也。既而王黜翟后。翟人入周。食舊德。襄王无有焉。從王事。无成。富辰之謂矣。史懷曰。邳憚上書王莽。令還位劉氏。幾在虎口。及爲漢將陳俊請禮。授以軍政。所向有功。憚耻以軍政取位。始終以教授自處。有李通鄧禹之高識。而不與共功名。鴻冥龍變。近之矣。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玄子曰。舍其二之舊德。以從上九之正應。則吉。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變巽爲損 積變家人 離游世

宜曰。變巽伏。故不克訟。此離游魂。以世爻乾變巽爲復。與小畜初同。反變重巽爲命。變而互震。渝象。四爲近臣。有違于君。卽渝而請命。命而改。故吉。正曰。訟渙可利涉矣。然訟者津市之道。非可假廟也。元咥之訟。晉將戮衛侯。王曰不可。乃復衛侯。魯獻十穀焉。以衛侯歸。是亦不失矣。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玄子曰。不失其所有。指初也。石塘子曰。反復之道。幾在初陽六貞悔之首。著三復于二卦焉。二在乾盪之中。一在坎盪之首。方

圖外回復至小畜六卦。又至訟九卦。用九用六之義也。在畜者復自道與牽復在訟者復卽愈。蓋言言已訟官用。爲申命也。卽之云者。能反復陽始者卽是天命也。初爲下卦之始。四爲上卦之始。知復而濟亦不失矣。

九五訟元吉

變離爲未濟
積變貞

宜曰大人也。利見者皆无訟。故曰元吉。猶梓片言折獄非元矣。玄同曰。又宜陰陽應訟。五以不應吉。見王者之无私。又宜內外比而豫。二以居間吉。貴高人之不棄。正曰。書云各設中于乃心。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敷以女。人者。贊成者也。

鬼神聽訟者也無曰不顯莫于君親衛武之自訟乎。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潛者夫曰正則濡尾亦元吉也。亦想詩亡則東牲載書不可得而絕矣。天地予物以口。即樂人之訟而公斷也。惟其聽訟而无訟所以爲元吉也。欲高无訟之大同。而焚春主正月之刑書其可乎。

上九鳴錫之鞶帶

王肅作樂

終朝三褫之

鄭作三褫
變免因

宜曰取者三也。錫附命見離中虛帶象終朝乾象隔三位。三褫象變免。變免。鞶帶。鞶帶。鞶帶也。康成作北謂不勝其矜。三褫以夸。

于人。晁以道吳幼清從之。玄子以解剋爲禡。雪賦亦云禡。瓠解
紳是也。則康成意近。而抱不必改。正曰。惠王之入。錫鄭厲公簠
芾。是無爲貴錫也。厲之受賜。不拜而出。是無爲貴禡也。晉將與
秦論成。叔向召行人于員。于朱三爭之。撫劍相就。叔向拂衣。師
曠曰。公室卑矣。其臣不心競而力競。夫三禡自耻。則猶有訟心
焉。不如未濟之貴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帶所以束服。互明之也。賡之氏曰。夸悅于人。乃以自悅。衣繡夜
行之意。往往如此。聖人曰。亦不足敬也。袞鉞之刺。甚于縠衣。茶

曰古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二卽受祿。令升居三當受命服。上以
應來訟而爭之。

時論曰居戰勞之交者訟乎。乾職戰而旣旋于西北。坎職勞而
流注于東南。先天乾一坎六。後天坎一乾六。相違而行矣。三才
始天。五行始水。本至順也。順則氣合。違則形分。陰陽且然。况人
事乎。有訟之違。更復有師之順。需者揖讓之終。訟者征誅之始
也。上下相猜。彼已相敵。內外相助。而吉凶並陳。利不利並見。是
則險孚健。健孚險。險窒健。健窒險。相持相角。无已時也。將謂非
造化之信乎。造造化者謀曰。卽以訟之道。惕其自訟而得中矣。

惕中剛道也。終凶亦剛道也。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出乎天，卽入乎淵。水流不盈而成川，激之湍之，則深暗成淵。淵謀何若？夫謀之有終乎？作事貴初，自終吉矣。需二互兌，訟初變兌，言其小者。既有違行，亦有違言。其辨明者，履之辨，上下定民志也。上不訟下，訟自下始。下烏敢訟上哉？遵禮則不永所事矣。剛來自遯，惟其歸遁，邑象隱伏，皆所以避患也。此知匪人而歸者也。三食其舊，遇王事而從之，无成也。未牽也，豈非飽德靡爭耶？遇時而守舊者也。四從渙而復遊于乾，天命在焉，安貞奉順，故不克訟。此散其羣而安命者也。聽訟者，先立乎光明之地，然後能照。

幽暗之情必也使无訟乎。中聽不偏。正斷合理。不欲其濟勝也。元言則有親矣。然健之極者。訟不勝不止也。勝而錫終不勝而禴。訟胡可成哉。鞶帶宗廟之服。上居宗廟之文。大愆元惡。爭鬪于廟堂之上。福澤降淫。或有錫之者。不下帶而困存焉。書曰。訟。富是謂終凶。由其孚室于堅剛任性之說。而終則倒行逆施。不自惕耳。君子上觀天下觀淵。而我處其中。得不法乾乾。免憂患耶。內訟无訟。是謂格物。

智曰。向疑聽訟。直知至為錯簡。不知乃格古令。格天人。格人我之大險關也。事始于言辨。而終于稅奪。兵戈不得不起。賞

圖太平。故育禮爲重也。人非過此自訟之關者。能食舊乎。能復命乎。尚謂知事始之幾而謀之乎。善謀者莫如大學。

師



李仲永曰。古兵民一道。聚之爲伍。兩卒旅。地上水聚。聚則師。散之爲比。閭族黨。地上水散。散則比。將在下。故主二。統在上。故主五。野江曰。六師之命。軍无二將。六合之命。土无二主。邇曰。五從一之。謂特此下二對。乃特卦爻也。元成曰。六坎有序。天將雨。必雲雷上作。山泉下應也。俄而雲上天。俄而違行。天自在上。而水已及下矣。下而地中有水爲師矣。地上亦有水爲比矣。此盈科而進之坎道也。潛老夫曰。用尅。則坤禪坎子而起師焉。用生。則坎承坤母而比成焉。先後合環。則同有在南。師比在北。故禊卦

以繼乾坤。智曰。老父謂靈訟近泰否之三。師比近坤之三者。乾以君之則平。盪六爲密。直盪六爲訟。是泰否闢前後四分之三也。坤直盪三爲師。平盪三爲比。是剝謙輔坤于巳方。居四分之二。而師比進居三。以用三分也。坤以藏之用也。君神于藏。神于用。衆爵祿與衆共之。郡縣與衆安之。若善行其畜親。猶井田封建之意也。故明告之以懿文辨禮。

三三 地水師

全曰。師本率字。今用帥。帥訛作市。而說文乃以匪解。智按古篆。率卽獅形。趙宦光故作罷。曰石鼓文具在也。借爲威衆齒聲。

師貞丈人吉

子夏作大人。剡清從之。按太玄衆首擬師而贊曰丈人。推挈可證。

无咎

康成云。險道而順行。師義也。司馬主兵。而曰掌邦政。貞之謂也。兵寓于農。軍伍會于司徒。軍禮掌于宗伯。軍禁狃于士師。四時有田。六鄉皆將。此師貞之道也。宜曰。貞固屬冬藏也。湯武之師。貞下之元。聖人以用兵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况亨利乎。象係丈人。指伏乾。卽二爻之王也。天也大君也。六五執言而使長子。其人也。爻係長子。指互震。則剛中而應在師中之二是也。見曰。用事久爲丈人。論衡曰。人以一文爲正。按文篆作支。從老人持杖形也。玄同曰。易吉凶論理。故有吉无咎。元吉无咎。大吉

无咎。凶无咎之占詞。非術數銜禍福也。嗟夫。後代功成免咎者。難哉。詩歌吉甫方叔丈人乎。趙充國曹彬近之。郝解曰。一卦占。則九二爲帥。五陰皆從。以各爻占。則一爲師衆。二爲主帥。三四爲偏裨。五爲臨敵。六爲賞功。以上下卦占。則二爲將。五爲君。易者變也。象未可以執一論。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易意曰。乾贊中正。各正。坤贊正位。直正。屯言行正。蒙言正法。需以正中。訟尚中正。而師重著之曰。貞者正也。傳曰能左右之曰以。君師之理。需訟。志在正天下而後衆正也。豈徒出之有名乎。

此王伯之分也。兵法其一端耳。能以衆正。是曰握奇。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宜曰。惟丈人以懷萬邦之心而命將。惟長子體恆萬邦之心而帥師。臧律正邦。能以衆正。此命將者之所以可王也。功成在乎王將不剛則怯。過剛則暴。二非五應。師變坎矣。險毒象坎。順從象坤。郝仲興曰。周禮瘍醫以五毒攻之。師曰毒。可知不得已之意。大黃烏頭。良醫非其病不用。君不向道。而曰我善戰陣。尚忍言乎。崔憬曰。亭毒也。毒毓育通。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陸績曰。坎在坤內。坤中衆者莫如水。穴地輒水。故以地中言。易意曰。水能生人殺人。可藏其大半而用之。宋子謂藏至險于至順。盡之矣。遂溝洫澮川之上。爲徑畛涂道路。井田之明容畜也。無事爲比閭族黨。有事爲伍兩卒旅。井田之暗容畜也。管子所謂內政寄軍令。妙于寄矣。戰國牛田通糧。猶其意也。鄴侯欲復府兵。保甲鄉屯。未可斥爲末法。貴得丈人耳。潛老夫曰。井田兵法皆出洛書。方圖中一環八。此八陣也。井而田之。握奇猶公田也。九州九野猶此例也。先後合師比于北。此下襲水土。用地辨方之大道也。故終六坎。聖人以政裁身。豈虛談性命乎。小畜懿。

文于履。大畜新其无妄。下襲水土。所以上律天時。象表畜。爻表律。可以知公容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晁氏云否多作不。變兌為臨。

知莊子引此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否臧則律竭也。邇曰。水易取平。黃鍾起北。九家坎爲律。六韜云。夜半遣騎至敵壘。九百步。待律管當耳大呼。有聲應管。武王吹律。推孟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師曠曰。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无功。皆其法也。然律始于聲。而此則言紀律也。成功視乎始出以律。而否臧者不用。小人辨矣。待賞功而辨。小人不已晚。

乎。初陰亦陷陽者故戒。郝解曰。甲可乙否。而衆否其上之所以
戒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人不得已而用師。仁義之師也。奇謀詭道。否臧。卽失律矣。導
曰。初者誓師也。出以治軍。歸而振旅。經之以五事。較之以計。而
索其情。皆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鄭作賜命。坤積變復。

周書曰。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
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

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无中曰兩。兩爭曰弱。弱和曰彊。在師中吉。此之謂也。荃曰。惟在師中則吉耳。否則有專擅之罪。錫命正見將之得專。皆出于君。宜曰。以彖之吉无咎。予二主卦也。自五至二。歷位三。三錫三驅。皆此取象。王命以對同人之乾巽。取錫附命見。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王肅作天寵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郝解曰。无王命則爲專制。書仲虺帥師。惟其无君命也。藏一曰。傳申懷萬邦。慮或不。明三錫之義。疑其志于殺也。天寵卽王命。猶春秋王必稱天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變異爲升 積變
明夷 坎宮歸

程傳曰。與尸。衆主也。古語百人與尸。孰必裂。凡言輿論。輿爲衆也。師旅常事。一有其任。更以衆人主之。凶道也。朱子謂撓敗與尸象。宜曰。古以車統衆。互坤爲輿。尸。主也。伏乾象。三乘剛而欲逃險。喜幸私庇。如趙穿之撓。史駢樂曆之違。荀愨。或有之矣。南沙謂監軍中制。玄子謂義復五爻。宜作偏裨。然可通論。玄同曰。世應者。卦之幾也。師三歸魂自坎險。故輿尸。晉四遊魂作離。躁故貪進。大有之三歸魂自乾。乾吉而伏陰爲小人。是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雖曰或者然一營敗而全軍必无功矣。若執衆主之訓則弟子與尸亦可曰弟子衆主乎。揆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人知有功爲功不知有功之爲大无功也。遂孝曰弟子任事出入軍國猶與一死尸耳。

六四師左次无咎

變震爲解
積變爲豐

宜曰老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八陣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詩云宛然左辟。凡讓而避必于左。左傳師三宿爲次。古紀律之師。屈人以不戰薄其都邑。猶退舍以待其自歸。不歸乃伐之。文王之是致是附。桓公之師退召陵也。震塗坎退。

舍象震亦屬左來氏曰乾右坤左夷之左腹豐之左肱是也同
曰凡坤在上則階左次象或執偏將軍居左謂退聽于二與左
次不協正曰之解緩也春秋書次者六齊桓三次徑最矣聶北
及匡未爲悖也韓厥次郟叔孫豹次雍榆无咎乎得解之意以
用左次何緩之有全曰軍法以殿後爲左。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意曰。彘子既敗而隨士會以上軍熾晉伐原以示之信。楚退舍
以與宋平。君子許之。以其未失常道也。淇澳曰左生氣。然左次
而用必從右。以死方克生方也。師營曰止。暨待曰次。以吾頃刻

不意以繞以衝也。牧野攻其後，以北前徒倒戈，所謂繞其後者也。城濮原軫以中軍橫擊，所謂衝其中者也。

六五田有禽

徐作
擒

利執言

郭作
執之

長子帥師

古作
率師

弟子與尸貞凶

變
坎

爲重坎
積變革

班孟堅云：禽，獸通以禽言爲人所禽制也。坤坎皆田。遯曰：師五前爻實象合圍之田有禽，比五前爻虛象三驅之田无禽。變坎中自口而具良手，虞仲翔曰：長子謂二，弟子謂三，同坎體其弟也。震既候屯坎以嫡子爲長子矣。玄子曰：秦皇漢武窮兵以索禽獸矣，五非好大喜功者，患在弱而多疑。程子曰：任將不專而

致敗者。荀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意曰。魚朝恩一觀軍容。豈惟喪九節度唐卒。以此例亡國矣。宰相握將將之命。而中侍握宰相之命。后世明鑑覆車。而猶然蹈其故轍。是可痛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象曰。使不當。見非中行者之臯也。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如是。農父曰。慶鄭。殞韓。惠公。同肉。先軫。殉箕。襄公之過也。 曰。襄

度。請勿置監。而淮蔡以平。李德裕。請罷監軍。而三鎮皆定。然贊皇矜恃。未爲丈人。而晉公。則終不勝。傳昇。達百之。諸小人。弟子

夷夏曰謝萬撫順荒餘股浩川違其才然即使爲令僕亦與尸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變艮爲蒙

仲翔曰同人乾爲大君異爲有命。令升曰正開國承家之命於宗廟之爻也。國坤象。家艮象。遯曰師上坤變艮曰承家。損上艮變坤曰无家。卦多陰曰小人勿用。艮止也。司勳掌六師賞地之法以算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正曰丈人畜衆。小人喜功。胥臣曰童昏不可使謀。亂可待也。未見君子。寺人之命。蒙之所以終也。心易曰蒙三曰

勿用取女。師上曰：小人勿用，何其斷耶？世偏好狙詐之術，而更高譚，無別以容畜之，必亂而已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子瞻曰：師慎始終，慎小人也。出嚴其律，還正其功，小人所由用事。先日不以律始，或能奇勝，夫能以奇勝者，豈可與安居哉？見曰：敗而冒功者，即暗投君寵者也。大臣奉君命論功行賞，則寧拂君命。正在此時，豈惟功臣灰心，後受大矣。野同曰：乾坤始著，小人勿用，此周公之揭書也。孔子必之，難平。君後自謂無妨，必反厭大臣之執持者，逢迎是以根深，銷鑠是以易入，傾軛繼路。

載胥及胤。欲正君命。誰格君心。權德輿曰。西漢亡于張禹。東漢亡于胡廣。而不罪莽。操。崔。群曰。亂非在天寶十五年。自開元二十五年。罷九齡。相林甫。此亂本也。

時論曰。井田封建。自相表裏。廢阡陌。未爲毒。而棄灰驅戰。乃毒。改郡縣。未爲凶。而无首之役。夫愈凶。井田封建。而以小人匪人。爲之能。免毒凶乎。聖人有不忍言者矣。聖人固如小人。匪人何也。衆亦忌之。輔亦忌之。故曰。師貞丈人吉。以衆正。非以獨夫正也。淮南曰。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善用兵者。用其爲已用也。溫公曰。治衆而不以剛。慢而弗振。用剛而不獲中。暴而无應。

于君則身危。所施弗順則衆怒。傳曰。師衆以順爲武。言无咎者。丈人福也。君子曰。水行地中。衆裁民中。兵之名其可羅乎。容之以三時勸農。畜之以一時講武。斯卽萬法四之一。表法也。師取軍五之一。旅取師五之一。軍取五萬中四之一。六軍之一。猶五也。五中爲一。則倍四爲八。此八陣握奇之始也。聲律紀律。兵械尤重。師之容畜。臨之容保。以生道殺民。有救思焉。意曰。師出則正其律。師休則正其功。險于外猶淺。險于內獨深。起訟興師。皆內險也。聖人憂焉。戒以吝。臧之凶。程子曰。臣道无專。惟關外之事則專制之。初師既出。二師在中央。三錫。襄書示專任之。皆天

寵也。此我王之懷萬邦也。萬邦懷天。卽懷王矣。師升而勿恤。則
抱盧邑之悲。師解而來復。則敦得朋之信。記曰。陽道律順而左
旋。四比初律。故曰左次。最痛與只。因此乘險掣曳之弟子。參撓
長子者。則柔精駟炎之君也。比之時會在前。當開三驥之綱。而
神武在乎不擾。師之時會。在田當申三錫之命。而師出皆懷王
德執言之利。審所將而已矣。五變入坎。重險防凶。師之所忌。陽
用其人。而陰有以變之。故曰使不當也。上功成矣。豈使蒙昏亂
之乎。始命有律。是以終命有功。小人勿用。凜凜哉。

嘗就易辭論之。師所重者。錫命剛中也。剛居三爲謙。居四爲豫。

剛初閉關而迷之者以其君凶。天地交泰。未能免告命乎。師舍
于水而發于火。則離上之首。嘉兩濟之伐鬼。上下經大業存焉。
炫明則晉。其伐邑。南夷則南狩爲一大變矣。師以雷豫。亦以雷
是益極招損也。師以山謙。亦以山寇。是蒙極往屯也。萃除戎
器。夫戒暮庭解寇。因蹇。需致訟爭。人發殺機。交盡情僞。何往而
非師乎。所最切切者。師轉爲比。文武交濟。錯伏同人。類辨乃所
以容畜也。終賴大君有命。

危哉兵乎。容畜法壞。秦鞅自斃。而三戶開流賊之鋒矣。郡縣傳
舍料民太蹙。各分實祿。疊耗賦貲。三代以下。皆流民成賊。土崩

先解鹿頭乘之。哀哉漢南北軍。唐府乃兵。宋廂兵。禁兵。民兵。明京衛外衛邊衛。始未嘗不分積異。彘刀犢母鷲。後能免望屋飛食。耶容畜之似者屯田也。軍田世及。而二三世無審編。則兼并詭射矣。民以躬畊。惜年例諸餉。而急更取諸召募。以害畊。括民聚兵。縱兵殺民。掠地攻城。亂自內出。由夫吏殘虐。綱紀不張。政府命制文武。而紹璫潛制宰相。士夫高談鄙府經濟。貪稱麟鳳。畏讀韓范。賢者建牙。便恚失職。臺省氣食。騎舌怙權。偶得二三人。疏附奔走。而彼已未亮。成敗爭于芒芴。中朝且執一切文法。糾繩周內之既任。胥撫而御史監之。甲貴人禁旅壓之。復命閣

學統之。卽有知兵者。手足何措耶。樹助之牛。哥舒白耽。彌縫而已。是以興發萬萬。委諸泥沙。建置類類。位如草芥。所養之役。累金印。窮奇之族。胙土茅。豈其中無一丈人長子耶。願無如弟子。小人何痛哭亦何及矣。

智曰。乾坤定位。而同人與師相對。司春秋焉。天道克乃能生。人心克乃能復。誰戰勝乎。消息貴出政府。而機權旁落。則亂矣。象親作祟心。亦有監軍之否焉。遂欲並掃滅否。毀其正律。不能類辨。烏乎同人。以毒攻毒之機。友爲小人所竊用。豈不殆哉。貴將將者。知將而用之耳。

三三三 水地比

鄭氏曰：二人反從爲比，一人相背爲比。此亦彼分。古蓋一字。離則南象之說，加鳥爲離耳。比爲羽唇聲，智按先後天合師比在北。同有在南。鄭說亦有備合處。卦名字各有以形取聲。取有有益以義取者，止菴作既，何拘也。

比

主聲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宜曰師二爲五衆陰順從。故吉。君在體元永之卽貞。一再審而知其爲乾德之君，則函比之勿復也。玄同曰：漢祖興而耕灌之屬多故人，義若田橫，猶然不免先後之故，可思已。馮厚齋曰：比

萃義同。第萃有分權之四。故元永貞在五。比无分權之陽。故元永貞在象原者再也。猶周禮原蠶左氏原田。漢書原廝也。象剛中在內卦。則初筮比在外卦。故再筮不寧。反坤象。故射示諸侯。不朝貢者爲不寧。侯比之世。不寧之侯亦方來。方竝也。坤象。故亦作塋。仲翔曰。後指上夫指五。上位艮背後。今以夫爲通稱。正曰。臣不如君。反師而勝。君盈于上。臣比于下。能无慮乎。故比之有不寧。實龜之遺告也。先事誠之。推本究之。泝其方來。圖其終。永是可吉矣。

象曰比吉也。

本義

比輔也。下順從也。

女子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一家必有主。况天下乎。有比則吉。所以吉也。坤坎爲輿。是以言輔。意曰。孤高无輔。下不順從。自非吉祥善事故。又曰。比輔也。洪漢曰。先王之比。自比民也。不寧者。急求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楊廷秀曰。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馬援令陳歸漢。曰。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无咎。鄭生說出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上。故曰後夫凶。意曰。永貞。坤用。

也。夫子曰：此坤承其乾之貞元也。故以剛中著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莊子曰：水之守地也審。正比象也。誠一曰象。言陰比陽象。言陽比陰親侯。所以親民對師。取象意。曰：乾坤後以一陽居五位。統五陰。惟比而已。坤宮之歸。大有相伏。師以伍起制。民亦以五家爲比。終六坎爲第八卦象。制八方。以貞悔言。則第五卦也。中五建極。外列八方。河圖全用洛書。封建與井田表裡。故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智曰：天一生水。天五生土。生數之始終相與。會爲六合焉。下襲水土。莫親于水。

土氣。氣即是水。水藏地中爲醜。亦顯地上爲比。正以承流宣化。原屬一氣。用德親民。顯安人心而已。屯初建侯。此言衆建。賢生之少。其九殆所以親之乎。雖改郡縣而能講明親。則承流宣化。猶是一氣也。惠曰。荀子法先王。不如法後王。正爲置三皇而法三代也。張江陵引之。貴法漢唐。以其事勢近也。知法此卦之旨。則柳子厚封建論。起莘亦不必爭。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古作吉。變震爲屯。

宜曰。待卦之爻。皆與待應。不以遠近異也。變震而來。比之最早。故再言有孚。震爲缶。雷雨滿爲盈。凡物惡盈。孚則必求其盈。正

曰。君子始任。必享其祿。致之不祈。其醫。故謂之有他也。天下之
失生于飲酒。其孚生于不薦。比之屯。見難多虞。易以之始。未濟
之解。患過少。壽易以之終。故盈乎滿。首初終異義。它吉虞燕。順
若殊致。辨四有孚者。盡其旨矣。見曰。初純誠信。无所觀望。故所
效雖微。而必獲厚剛。魯之分地于齊。以先至而多受地是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訂曰。以五非正。應稱他吉。故提出初六。若六一。則言內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變為有坎
積變節

宜曰。貞內悔外。內比者。心比之外。比者。身比之二。踈遠而四親

近也。俱貞吉者原筮之而永貞也。正曰。聽賂內者其外引絕。乃與衾影自爲婚媾。世見其淵譏以謂之內險。見其邛須以謂之多援。而君子无有也。傳曰。禮義不督。何恤人言。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慈湖曰。人心自明。逐外則昏。乾曰自強。謙曰自牧。復曰自知。晉曰自昭。比曰不自失。皆以明人心之自靈自明也。亥子曰。五乃二所自有。通曰。居下之道。不自失而已。不必問顯者之待我何如也。

六三比之匪人

正。肅木有凶字。變艮爲巽。賁變需。坤歸世。

同曰三雖間位與在比中。祇以陰柔碌碌。其比則是其人則非。故吉凶不著。意曰師終乃著小人之名。比三始著匪人之名。持世變寔。偏言順應。凡不以人治人而高夸最上者。皆匪人也。以非人道也。古人所謂不祥之人。正曰陰近險而委體從之。郤至入。心王叔生見而悅之。召桓公曰。陳叔必咎。白公之入。子西王之。葉尚曰。姦人嗜其疾味。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一一曰。隗囂不聽文淵。乃其命盡。二唐于莽。是可傷也。蛟蜂曰。宋璟在途。不與楊思勗語。李鄴趾由承璫入相而力辭。爲此傷。

此物汝與楊玄价同。宋人相以請託不盡從。而賜死。鄒不愈耶。

六因外比之貞吉。

變兌爲萃
積變夫

女子曰。位在四上。故曰上。剛中。故曰賢。賢上皆指五。遯曰。陰爻
皆曰比之。正曰。十家五耦。過之必下。謂或有賢人存焉。又況于
樂萃者乎。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曰。而父殞。吾蔑與比而事君矣。
藉偃曰。君子比乎。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贊事比也。引黨封
已忘君別也。君子內比不違其親。外比不違其管。喜怒以衆。朋
賞以國。故曰觀其所聚。

象曰。外比賢以從上也。

意曰外比于賢。內外一也。合諸賢人以事上也。聖人觀象會心。人事不必苦泥象家之甲乙刻舟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

鄭玄作取

失前禽邑人不誠

變重坤積變壯吉

訂曰九五莫盛于比。衆陰竹伏也。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故爲三驅之禮。驅逆之車。驅出禽獸。使就田也。禮天子不合圍。惟禽獸順而來者取之。五正象坎爲馬。爲弓矢。坤爲輿。爲衆。互艮爲黔喙。皆驅禽象云。初三四皆比。爲三象。上爲後夫。邑人指二坤爲邑。二人位。乃五之應也。牢孔舉湯祝網。可當此象。元公曰。比者私也。初孚二四貞。其情私。其道公也。九五大其心以接物。

于羣陰若不相涉。可謂顯矣。邇曰：王由不令民大司建旗國中，井邑各以其賦至，曰不誠。由王者無外，向者各背者誅，示可比而民自比，非令之使比也。三苗所風不能不取，王者何容心焉。正曰：洪範曰：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詩曰：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惟其厚載，故顯比吉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郭京：失前禽，舍逆取順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訂曰：此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逆順以何背言。上六乘陽爲逆，下陰承陽爲順，是倒解古文法，不必泥郭京也。邑人不用告誠。

則上之中實獲之二五同德相應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變巽
爲觀

六位初先上後六體初尾上首此以上下言爲无首以始終言爲无終。玄同曰上變巽爲觀觀之顯若乾陽之首在上也。比陰在上无首象正曰觀者宗廟之道。墟墓之位也。賁神之與賁民其敗一也。陰柔在師保而天子不制又以党比罪其臣民是教亂也。當衆順之時而高位是循王孤于上民惑于下君子憂之。元公曰五陰比人九五比于人者也上處比之窮自外王化五自不誠前禽之失上自難免後夫之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野同錄曰專鳴圓通而托言无首之道者此比之不可不觀其生者也五之顯比是光明正大之心學也嚴人禽之辨而萬物各得其所豈以垂裳而廢三驅之禮哉彼窃太上高論以廢三驅之禮者是比之匪人也匪人即禽矣

時論曰師坎宮之歸也地歸于水則兵由將統比坤宮之歸也水歸于地則侯以國親大象稱先王始此釋師之憂慶比之樂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基命定命大相東土卜惟洛食比吉原筮者也膺命撫夏畏力懷德元永貞无咎者也列五分三建賢

任能不寧方來者也。防風後禹譚子後齊後夫凶也。建之親之。豈惟藩垣屏翰耶。代天食地與衆共之。此一部周禮之元永貞。非周公成文武在師後之比于畜履矣。筮仕之初雲雷盈缶。他吉之來。四來應初以比于五也。二之坎三之蹇四之萃。皆思以下應上者。周官建百內揆岳外牧伯。匪其人惟爾不任。是則入告于內順之于外者。一則曰貞吉有不失其信之義焉。再則曰貞吉有觀其所聚之戒焉。夫顯比之世未嘗无匪人也。匪躬則完。匪人則傷。比肩同朝往來蹇蹇。惟反身耳。比之元永貞也。坤之元永貞也。天一洋溢文理土中蕩無反側。正此實位。豈不顯。

哉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三孽有焉。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失則禽有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謙。不知順帝之則。邑人有焉。夫師藏至險。于至順猶謂之毒。此實至險。以臨至順。而六爻无險之用。乃曰舍逆取順焉。此乾用坤道文武之成也。於變時雍。堯之執中使之也。柔遠能邇。舜之用中使之也。輔嗣曰。乾剛惡首。比吉惡後。上下犯之矣。初能比。故終來。上无比。又何終乎。不觀其生。乃无其首矣。初從他。二從自。三從人。四從賢。從之路不同。從之心則一。初二四皆吉。三亦不凶者。匪人亦邑人也。驅之不誠。亦容畜也。

智曰君師皆用一武一文之法。故師比爲習坎之終。顯比者。畜履交泰之建極而顯。卽是密者也。三驅失前。非邵子所云四分三之天道乎。以一用三。以三用一。故三誠一舍。不妨三舍一誠。而全驅不誠之乾坤。總此中矣。旁窺全驅不誠之意。而恃之。遂以圓通苟且爲比之无首。而竊托群龍之无首。豈不終凶。周孔著之。此則不誠之大誠歟。

小畜 ䷈

補夷曰。夙以陰踐艱危。致小畜之富安。臣事也。无妄以陽踐災
眚。致大畜之利吉。君事也。郭綺曰。豚衣言履當在小畜之前。蓋
一柔自始變同人而變履。而變小畜。而變大有。一剛自履變師
師變謙。而變豫。而變比也。謙既在豫上。則履不當在小畜下也。
且以大畜反无妄而居下。則知小畜反履而居下。无妄矣。章本
清曰。師比二卦。以陽統五陰。小畜履以一陰間五陽。陰上爲
風行天上。于此觀文。陰下爲上天下澤。于此觀禮。歸文德。卽陽
剛之中而有運旋者存。郁郁其文。自不可掩。合其美也。辨定

民志節陽剛之內而有節制者。寓秩秩其等。自不可踰。禮由陰制也。剛應柔而其文著。柔履剛而其禮嚴。陽中有陰。剛中有柔。博文約禮。非強合也。潛者夫曰。先天豎圓。乾尊位上。右巽左兌。故六坎交乾。坤後巽。兌交乾以爲序。後天巳亥。乾巽司軸。而自巽至兌以爲用。智曰。師比之後。乾始合巽。兌而互離。故有文章。節目之用。以成六六一輪之終。一陰之上下。皆在人位。懿文族。禮其用悅入以奉天也。宜矣。

風天小畜

畜彖作蓄。滋息也。止蓄也。聚養也。皆爲畜。小者直中而分之也。

訂曰。言乾坤而下。也。象需而訟師比皆三陽陽卦用事。至此方見
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尊陽也。亦美陰也。淮南玄田爲
畜。玄月田畢而養乎。智按省文。隨舉耳。畜爲舌上穿齒。或取玄
聲。古與育孝通。陳氏引歸藏作育。祭統曰。孝者畜也。順于道不
逾于倫。謂之畜。援神契曰。庶人之孝曰畜。孔子問居以畜萬邦。
注孝也。

小畜 牧六反古本一作蓄歸藏小畜作

養畜陳惠城引慎注歸藏作育

亨密雲不用自我西郊

玄同曰。一畜皆自順。宜從康成訓養。乾在內天德也。乾合巽德
入而養其盛。其養小。乾合巽。往而大止。萬寶輝光其養大衆傳。

俱云畜德止畜卽所以養也。先儒謂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包容養育。正所以善處商紂之世也。象澤氣上蒸于天得坎半體。陰在天上爲雲。陰爻陰位曰積雲。巽風颺而離日見爲不用。不用者。雨未達之天下。自西郊。西郊用矣。文王以天下爲度也。朱子曰。文王演易。美里視岐。周爲西方兌象。揆曰。艮二陰力分。故陽進與上九合。爲何天之衢。巽一陰位正。故陰進而與九五孚。爲施行之用。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訂曰。六四柔居柔得位也。成卦之主。體无二陰以分其應而應。

之之義亦各不同。上應指五上一二陽助其畜者也。下應之指三陽受其畜者也。淇澳曰大小畜者。乾畜處力有大小。非謂良巽能畜乾也。巽柔卦。故以九五爲柔。此別一說也。智謂兩端无不相入。相畜善觀玩者。隨處觸會不必執一。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慈湖曰。小畜以臣畜君。不健不能有爲。不巽或至犯難。君臣未深相知。志何由行。伊尹于太甲自然自艾。然後志行。天未雷雨。成王未執書泣。周公之志終不得謂之行。詁曰。剛中指五。志行指四。四方向微。藉九五。功畜于是。贊陽出滯。陽所以致亨也。見

曰陰畜衆陽自耻倖臣欲結正中人自樹而君又羅致士大夫與友也不降其志德異能之王毛仲召客宋璟中席推疾而去亦剛中志行之一節矣。智曰小畜圓圖峙巽而衝交豫震方圖峙壯而衝交豫觀。九卦起履終巽正以健巽志行也。巽司八風望乾以鍵巳亥而兌以秋成返乾以此陰卦收陽終六貞悔之首輸有以夫。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遯曰陰陽相求陽得陰而化育也。陰行善而衆歸之。上下應其天人之交與乎。有畜必施。首猶未施耳。君子以是知周之德與。

所以王也。藏一曰巽以行德。猶異紂之合志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子瞻曰：畜已而非其人，則君子不可有爲。猶宜雍容講道如子夏在魏，子思在魯，可也。訂曰：天無處不在，地以人目所及而分上下耳。風无形，故行其上。也。鄧伯羔曰：懿讀爲抑，國語衛武公懿戒自儆。韋昭注：大雅抑之篇也。抑密也。遏也。搆其威儀，畜之義也。元公曰：有形之力小，无形之力大。水大勝地，火大勝水，風大勝火，無形也。人心无形，其力最大。故于小畜之巽明之巽爲風，風者天之劫也。造化之文皆巽風所變，故君子尚之。鄒德溥

曰風者天之命令。風行天下。令猶未下。天下有風。則以誥命四方。史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也。蓋指詩書禮樂之文也。洪渙曰。不專其迅往而爲雲。不爲雨。其小心卷藏。非至德能然乎。大畜以自畜。故六爻皆克已事。小畜以畜人。故六爻皆孚人。事自畜。无不可必之功。故其德全。而極之多識。畜人有不可必之施。故其德歛。而約之懿文。正曰。吾自修文焉耳。羽南氏曰。文不在茲乎。何其懿也。意曰。文取離明。巽居己方。吹接二氣于南。薰也。雷聞一用風。則時時入人。揆文奮武。師比互用。而柔萬世者。必此文德懿文。所以辨禮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變重巽
巽官世

遯曰寡取重德。交取小人畜君子。非貌取以收名。卽迹匿而托
重石。翻用首陽。李訓起。裴度是也。初二遠四皆以復貴。初爲世
爻。據已變之乾。則健進而應。四還未變之巽。斯其伏矣。故曰復
自道。玄子曰。復與復卦同義。地氣降必復升。天氣升必復降。仲
翔云。乾稱道。卽升降不已之道。高誘曰。覽在女。天道運轉爲乾。
初得其位。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是也。見其首而後返。不肯由
他途以進也。未嘗不應。而不愛畜耳。正曰。畢命克勸小物。衛武
九十而自謂小子。仲山甫有大功而自謂小心。詩曰。不大聲以

色自道之謂也。意曰陽之反復道也。復禮也。右塘曰訟四畜初
詳陽復之說矣。此又有義焉。地雷爲復。巽乾爲小畜。皆小橫圖
之中。交二老也。婦復相伏。而小畜。特如之。疊卦耳。方圖泰至坤
而復在中。猶泰至乾而小畜在中也。帝出之震。陽先復于北方
也。智曰道自道也。復而已。何其咎。特書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一一曰外能用陰而復。禮由己。故夫子著其義焉。

九二牽復言

變離爲家人
積變漸

宜曰初從復。復初復。其繩也。一巽再巽而繩相引曰牽。合

上下應以親。二自見。自作主。不漫應也。玄子曰。三陽同也。故曰牽。故夫卦亦曰牽。變離屬初而牽復。正曰止于外。閑于家。名利寫于外。則尊席怕于內。君子之學。若取諸官非以爲功也。若皆諸隣非以爲人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易意曰著其中焉。又著其自焉。樂取于人以爲善。

九三與說輻

古亦作輻

夫妻反目

變兌爲中孚
變變觀

宜曰三近四而體交。三夫四妻也。公養際可也。不能正室。責備賢者之詞。九家曰。妻乘夫爲不正。中四爻互睽。反目不相視。反

離自見巽巽多白眼。知反目也。輻輪也。坤方象輿。乾圓象輪。兌毀象脫。若大畜之輻。則輪旁所係之直木。用以輔輻而行。脫之易。係之亦易。卦中乾坤爲輪輿。初上兩陽爲輻。輻在輪輿外爲說。脫而可說。有待而行。非不行也。此輻輳之辨。詁曰。輻車輳。輳伏鬼。正曰。非家人而家人之。其信猶存焉。季武子取卞。公欲以楚伐魯。榮成伯曰。楚若克魯。諸姬豈獲闕焉。夙何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何怪焉。取卞之役。楚執穆子。既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曾阜曰。既免大耻。不忍小忿。賈而欲贏。而惡腳乎。乃出見之。故畜而中乎。猶可以正室也。君子之道。不信于國人。猶信於戶。

度。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慈憫曰以道事君。初安汝止。二爲過失已形。而牽復之。三則矢力真諫。上不能堪而乖矣。六曰室雖色不及于市。短轅長塵。與不能制。霍行者。有間乎。是反目者。猶知其義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

馬云血當作恤。晁以道云古血作恤。

无咎。變純乾。

積變否。應爻。

宜曰。王巽位正。爻虛。與五同體。交孚无異。不行其私。善補過者也。上合志。指五。玄子云。卦得坎半體。坎爲血。加憂然。純乾則坎全亡。爲血去惕出象。京房曰。小畜之四。三陽連進于一。危也。郊

異體陰柔道行也。因曰。血陰物也。惟血去則雖陰而絕無陰之累。惕乾惕也。惟惕出則非乾而終日皆乾之思。五雖欲不孚信之深。其可得耶。正曰。畜之血疑也。乾之惕斷也。魯僖之雩也。逐佞臣七而兩如注。桑林詰及女誥有苴。夫以敬躋之朝而有昌護乎。不疑不斷。小腆大戒。一龍之養。而酒既五百年。周頌曰。桃虫維鳥。知此爻則可以无咎矣。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慈湖曰。六四異體。有君。故相信而和。夫臣進言于君。至于乖忤。者由臣未能无私。或好已勝。不與上合志也。梓西曰。風教全係。

志力所轉。首所以合。疑亦所以合。陽明貢志。志自道也。

九五有孚。擊如。

于夏作
總如

富以其鄰。

變長爲大首
積變晉

宜曰。五與四同體。實與三陽同德。故應四化。四而富以其鄰。變
小人爲君子。斯之謂志行。象取巽繩。艮手。離麗擊如。凡並列曰
鄰。虛亦曰鄰。不獨異近市也。利三倍曰富。鄰指四。以則九五左
右之力。正曰。晉文公學于胥臣。三月。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
矣。胥臣曰。聞而畜之。以待行者。不益愈乎。由余鄰子。學于戎翟。
而行信于秦魯。故惟學而行之。爲有鄰也。民曰。作小人畜君子
解之。謂使上九皆自託于四。故曰鄰。哀貴董賢。使過孔光私第。

也。上九陽而受高如孔光奏殺王嘉以候道賢耳。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一一曰以剛用柔而即以柔化諸剛是公天下以爲富有也。

上九既兩既處尚德載

晁氏曰卜京虞皆作內得

婦貞厲月幾望

卜作近望孟荀一行本作

既

君子征凶

變坎爲雷

訂曰首極必變不用者兩矣尚往者處矣變坎爲輿長女婦象中此陽而謂之婦明其實陰也異納辛月又坎月離日相望象中孚言從乎陽歸妹言應乎陽此則抗乎陽也幾望者乘其未盈而爲之戒也。泰曰此文王三分有二之象。遯曰盍上微子訟二

周公。豫二。范蠡。小畜之上。鬪漢壽以之。漢壽解白馬申報效封
府庫而即去。是以免婦厲之凶也。歐齊謂鬪拳趙盾。諫至兵迎。
豈人臣之願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訂曰。君子不幸處疑陽之地。尚敢以所處者爲是。而放意直前。
不反顧乎。凡毒鋒翻業之說詞。皆小畜之極。陰疑征凶者也。郝
解曰。義象皆非一端。畜君者好君。六四近九五。如尹訓甲。且輔
成。論道而君心自正者也。至如喜姐。褒姒。禍延宗社。陰之累陽。
夫豈在多。存乎人自占耳。子見兩子。以至平勃狄張。分量不同。

皆小畜也。

詩論曰。陽止陽曰大畜。陰入陽曰小畜。小者柔而得心位乎。大者不辭上下應矣。小過密雲。彼我之勢已分。小畜密雲。自我之權尚往。雨之爲物。雷過則止。風強則散。在天則滂沱。應月在人則貌澤。應血。應夫妻乎。應上下乎。雨不雨之間。君子之所未敢征也。將終于不征已乎。大畜貴止。小畜能懿懿者善也。善用其陰。乃無茹吐。本清於此。觀傳文約禮之象。愚亦于此。觀畜文姤章之象。兼遇合章。此亦文在中之德也。彖曰。健異剛中。有其德。兼有其文矣。能令自我之志得行。又能令自彼之志得合。雖曰。

施者未行其行也必矣。自我西郊後天之象。風含雨意從巽向
乾。西伯自道也。風從下生上者。品物咸章。風從上生下者。性命
藏用。是君子斯文密理。懿畜成德之時。而相遇申命。皆本此爲
素履矣。君子象之初二。懿于道義也。三四懿于出反也。五上懿
于德鄰也。畜以居身。先逢其吉。畜以涉世。後避其凶。意曰在陽
利乎能復。在陰利于能孚。巽宮之初。卽變乾以主其卦。則陽復
而陰利。易牽連而陰孤。脫陽反而陰出。陽擊而陰惕。陰卽孚信
而陽猶有所疑耶。一牽復于家。言行與初相守也。二則近四而
得敵。逼一索之輿。麗交互之目。而屬婦居前。雖成旣雨。我猶在

郊之西也。敢曰在室之正乎。夫一陰則惕號。畜一陰則惕出。乾三居惕而四出之。亦教以上合志之道。合之則雙美矣。所望剛中之五。化風成山。化小成大。其志曷志。則學如之志也。其行曷行。則富鄰之行也。趙汴水曰。小畜九五。進賢之主。大畜六五。養賢之主。豈獨富乎。需而上。既雨既處矣。脫輻之輿。全是積載。反目之室。納以婦貞。君子猶疑之而不征也。先正謂文王。道在明夷。志在小畜。焦何意曰。巽无意制乾。而不得不制乾。婦行夫事。臣行君事。去來順道。時或非常。彤弓專征。寧容不受。祖伊之告。微子之奔。月幾望矣。小心繫恭。以臣道終。此所以爲文也。君子

征內周公亦近狀其危心乎。

稽曰易之卦名四大二小。而乾盤有三大一小焉。小畜居其中。之中。際焉。飾又轉泰之半際焉。此畜履夫姤謙豫剝復。所以身已君裁也。臨思大壯。而升積大畜。遊浸知觀。而萃聚无妄。所以暗轉于寅申也。皆五轉一而應六者也。文畜以遇品制禮。多畜以教思升高。乾蓋懿大于小。而以履終陰陽之三。十畫焉。故不從麻衣坤變之例耳。乾具三大一小。慎道首用純。而陰卦大小過。山復收秋。圓圖小過之畜。上三畜履位亦欲大類小宜者也。正以无小无大之。元陽為小。陰大之文。

禮以畜大小之過而非禮弗履之大壯禮儀履歷天下有喜
壯而知非有而不與矣。

三三三 天澤履

全曰履从尸音致與意同。从復復行必進也。轉意爲踐履。說文改从舟彳尸聲。智按釋名曰履禮也。備足以爲禮。禮者體也。許慎云禮履也。示重祭。豈其器也。礼古文禮。本于大一也。蓋理禮體履聲義本通來。毋喉舌。筴賓之用也。尸者禮所依也。孔子特曰物畜然後有履。因其伏謙曰謙以制禮。非禮勿動。故于乾盥之中以大壯著非禮弗履之象焉。

履虎尾不咥人亨

遯曰先天乾兌同。太陽後天乾兌同。金倫常一體。嚴和內外。是

禮所以一陰陽也。又曰：聖人觀象，隨意皆合。如義合和，嚴名履而象主守禮。爻主維禮，守禮者君親至嚴，勿犯此。美里意也。維禮者，衡行勿縱。此周公制禮意也。象虎指君，爻虎指三，不礙其異也。九家艮爲虎，此取乾巽及乾兌西方白虎也。虎首趨前，上口不開，故不啞也。人生危幾，而柔能茹剛，是亨道也。說應從戒慎中出，凜凜虎噬而禮始行。仲虎曰：易之詞危，莫危于履虎尾矣。九卦以履爲首，或曰：艮陽虎居寅而生物，兌陰虎居酉而殺物。故履虎畏噬，履虎養人。元公曰：聖人无死地，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牙，致柔之用也。老氏子房以之，探曰：履不處而未

嘗忘處者履道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易意曰天地分而人履其中。何微爾不危耶。柔能制剛剛必用柔。此物理也。履帝位者亦辨此柔履剛之物理。而天下定矣。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訂曰三與五同功。故言應也。莊子曰虎與人異而媚養己者順也。涉世多危。不爲所傷。學術乃見。關子明日履之而不處者其周公乎。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陸績作疾

光明也。

荃曰乾居上者不一卦。獨履言帝位蓋履辨名分。雖以六三陰而名卦。其實臣也下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其敢僭諸嚴君臣也如此。正曰。乾柳尚惕之詩乎。以甚惕之臣。事其蹈之帝。不媚必陸。何以已之。其亦惟禮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慈湖曰變化云爲。无非典禮。決非一干清虛淨寂者之所能盡。此老易之分也。柴廣進曰。水洄曰澤。大爲海。海从洄。環得音者也。元公曰。天澤一氣。乾兌同體。此以明禮所自始。訂曰。不云天下有澤。澤在天下。必曰上天下澤。所以嚴大分也。賈子曰。辨明

濱之二老孔子周流遇荷蓑之丈人然文孔中不自亂皆幽貞也若憤世嫉俗披髮佯狂自以爲幽人則亂矣履所以貴中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變重乾
積變遷

訂曰眇一目小也離目互見不中不正爲偏象兌變震足之中畫足跛也仲虎曰歸妹初跛不中也二眇不正也此並畫之惡不中且不正也互倒兌乃五咥之也變剛巽躁有所作爲于大君之象闕天行賂出西伯賜鈇鉞是也遯曰爲治也三陰柔而志剛欲統諸陽視履不全計必恣于吞噬故見治于大君也邵子以當五羶歎之也淇澳以當周公爲其苦心也然制禮以息

邪爲正義。郝解曰：楚熊虔所以死于乾谿也。按曰：巽春夏交故畜象曰文。兌秋冬交故履三曰武。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誠齋曰：聖人于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焉。其武人而欲有爲于吾君，履天下之至危，夫何罪哉！正曰：鼎蘗滿堂，桂薪无光，動則以爲不祥。

九四履虎尾，愬愬。

馬融作
愬愬

終吉。

變巽中孚
積凶變巽

一一曰：居前故曰尾耳。是以老子貴後。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

虎尾涉于春冰。獨漉曰：虎欲齧人，不避豪賢，念此愬愬，終不忘。初曰：行願曰：志行，真相應矣。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正曰：寵利者，殺身之務也。堂陞者，岸谷之路也。范宣子過言，文子杖之，子服它繆諫，孟獻子囚之，賢父兄教天下之事君，而後可以行志，非獨為緩死也。

九五：夫履，負厲。

變離為睽 積變艮 艮官世

遯曰：謙以制禮，以履之全體皆實也。夫以治履，以履之上下易位也。在履而當夫位，由五為禮教之所從出，犯而必誅，權在則

然猶有厲者勝以武耳。故詞係自贊正當。果其不疚。厲亦光明。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訂曰使人謂已虎可也。而自虎不可也。夫之立君。豈縱暴于上。
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亦不必皆有道也。秦皇漢武不傷于所
恃乎。然臣子當知分定。无逆退之作文。王拘幽操曰。臣罪當誅
兮。天王聖明。深知聖心矣。

上九觀履者辨一作非其旋元吉變重

遯曰。上與三應。德足服之矣。不夫三而以德化三。必至之符。考
旋履應。五轉虎而上。訓虎履和而至。故元吉也。天貞觀應離口。

視考象夫圓旋象變兌和悅祥象武王廟銘曰行必慮正視履所以正行也。荃曰初往上旋而履象見矣。踐无不由志爲邪正者蓋所自處如此則志可知矣。履不能離視離視者冥行耳。世謂學貴躬行而不必知者何哉。高先生曰孔子鄉黨篇動容周旋中禮赤子能乎。百姓能乎。故曰大其赤子乃以不失視履旋元民志乃定。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慈湖曰舜禹有天下。勞動萬物而曰不與存在上而旋也。孔子志立不惑。知天命而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是在上而旋也。野

同錄曰在上旋下。蓋禮教總以下學兼上達也。无可无不可。峻極于天矣。而優優經曲。惟與萬世。紘歌飲食。辨分而定志焉。是考旋也。彼未至上而旋者。其視小也。國總殺之。啜鋒是不祥之。眇跛也。踞最上而不考者。是不祥之。獸荒也。曾知禮運乎。運者。旋也。元者環中也。苟不敦厚崇禮。而與萬世視之。安能大有慶哉。履曰。忘世出世之標。首上首耳。歸實惟履禮運之田。卽履是忘矣。廢學修而夸見地者。是以視而廢履。廢考廢旋者也。豈非盲也。

時論曰。履以先天之體履後天之用者也。先天乾統兌爲履。後

天允轉乾爲夫履在大圓先乾八卦夫者履中之一端也當四
陽壯時聖人斷之曰非禮弗履况五陽之履帝位者乎秉剛中
正以嚴光明必先去其亂者嘉其志願于行禮者視其禮之吉
祥者然後上下乃辨民志乃定焉定位通氣上下豈待辨哉天
澤正名其辨自定帝畏民志禮禁亂所由生使川安澤所以坊
川也合外內以格踐而履無非夫矣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分別
等差莫敢僭越事天至高惠澤不廢禮之所以有養有辨也粗
迹皆大本矣履素望謙否升訟望无妄明夷此四立也履爲春
入夏之用首也初敦素位西色爲白禮後知素謀始而內自訟

人所不及知也。獨行其願耳。有素位之不顧。而後有素履之願。君柄其明。臣諳其幽。武人則敗。幽人則闇。禮門義路。不託巧邪。坦坦之貞也。鋪張在外者。清亂必在內。二抱厥中。無耕獲。箇禽之心焉。自不亂矣。同一悅也。同一毀折也。歸妹則跛。眇受賞于幽人。履則噬。凶受刺于武人。非以三變剛而志乾乎。假如不能。謂能或以堅僻雄悍。決絕不反。駕天吼地。而敢作敢爲。于大君之上。滅屠帝王。豈非禮之賊乎。秩叙之世。群戴一尊。卽大臣論道。回想想然。敬謹之至。乃以類知半見。賤僭狂逞。其間安得不決之乎。如其知禮。則以賤且踐土賞之。亦一說也。三四之交。虎

尾在焉。象取亨于卦。而又取凶于三。取終吉于四。何啻不啻數
變也。卦。天履澤也。爻。下履上也。下惡敢履上乎。要之戴天履地
處以剛踈之志。焉往不凶。處以孚信之志。焉往不吉。而大君覆
載亦不貴其悻悻決人也。良宮從睽得履。猶未嫻于禮讓者。位
正則決之才。位當則決之權。凌厲驕矜。不無大過。意曰。尊君抑
臣。而同心一德。渺矣。聖人所以保其禎祚。消其乖戾。必底于旋
元者。不敢不辨也。三能眇視乎上。上亦正視乎三者。明作哲也。
素者坦者。愬愬者。莫不存乎攷績之中焉。彼夫見蔽于天。自謂
虎視而厭薄禮教者。皆高而不知旋元于搯履者也。夫乾元者。

旋而元也。帝位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吉事有祥，禮莫大焉。詩云：率履不越，遂視既廢，是禮教大成，神人以和之大慶也。三志剛四志行者，未有臣志不定而民志先定者也。人臣而知禮，則民自无貪亂之志，而豈有壞教叛倫之憂哉。

智曰：乾直卽履序卦，所謂物畜有禮者也。故平中在北之壯，畜以履禮，懿文表之。坤直卽謙九卦，所謂履以和行，謙以制禮也。故平中在南之觀，豫以樂薦觀，設表之表，南北之旋卑。燕崇者，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復升姤无妄，東西之會通也。故畜養復卦履巽卦復自升，而觀生由豫矣。遇能決行而

尤妄大壯矣。達天履地。幾深于旋。旋所以元。元所以禮。而視
攷之志。始于能辨。辨則定矣。故君師禮樂之教。貴乎致知。

泰三三三

景元曰。上經二老交。下經咸恒損益二濟交。六子也。繹曰。首乾坤。象天地位也。中泰否。象天地交也。屯蒙而下。卦全于八。天五爲紀。地六爲制。積之六五合陰陽各三十畫。二氣各平以盈。而天地交。潛老夫曰。辟卦分十二。實乾坤也。而泰否爲人道之關。除乾坤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三十六畫。陰多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夬姤二十四畫。陽多陰者十二。蓋加乾坤而上具八辟。下具四辟。上統三分之二。侵其平也。泰否陰陽之交。猶乾坤也。上經申否七月。酉觀八月。戌剝九月。坤亥十月。子復十一月。丑臨

十二月寅泰正月相連而獨孤巳乾四月爲首下經卯壯二月辰夬三月午姤五月未遯六月皆以夾乾然先遠後近以乾巳爲中呂之終律而生變之始也。上經則泰否爲終始以夾坤于天門天門正乾位也乾在坤中下爲上用。上經合秋冬用春夏財成天道之藏用下經分春夏藏秋冬財成人事之顯仁則成輔相左右卽此可徵矣。智曰政在立春立秋之際者謂方圖之泰否在寅申之二矩曲與辟卦律應也。圓圖則否在亥初立冬泰在巳初立夏可知全陰全陽而又逐節可財。朱子所謂截段之說也。豈漫漫然无所徵質者乎。深幾入神可與言此。

三三 地天泰

全曰泰篆作來見禹碑。流通无滯也。智按說文泰滑也。與汰通。伯芬射王汰。軻是也。又與太同。史籀復篆作矣。因而作太。本同大音。漢書橫泰河。卽大河也。泰收泰半之賦。大半也。後加水作泰。別之耳。舌徵送氣聲。故天地交而以通泰名。

泰小往大來吉亨

關子明曰。闔闔往來。天地降躋。亦若東西之視。作易者其闔君子之道。而通小人之闔乎。孔仲達曰。泰而四德不具者。物既泰通。多失其節。所以象曰。財成輔相。董因迎重耳。得泰之八。何不

濟之有。玄子曰。八靜也。占此彖詞。石齋曰。此卽乾之坤。以坤屬先橫第八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朱子曰。人言君子小人相半。不可治急。急却爲害。殊不知舜湯舉臯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被君子所革面耳。子瞻曰。泰不及大。壯夫之盛也。聖人安于泰者。小人不可勝盡。迫窮則爭矣。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无措。此泰所以安也。六初

馬氏曰。後世因而談調。停以便容祿。養交矣。孫文介曰。內君子外小人。此用人妙術。天下君子不數人。小人亦不數人。觀望向背者。滿目皆是。君子居內。士氣爭奮。小人不得逞。反樂爲用矣。此四之隣。初之茅也。左忠毅曰。地可見。天不可見。天在下。所以托地也。天在內。所以宰地也。隅通曰。外之不能。乃決之耳。小人道消。易詞也。小人道憂。難詞也。玄子曰。消乎浸乎。消者化。小人之爲君子也。魏文靖事宋穆陵。進講泰卦。曰。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易意曰。天地可名。則君子小人可以名矣。泰卦並舉而揭書之。德順表其德。內外表其位。惟正

名以教之而萬世消長。在此袞鉞之裁成。兔玄同曰。消長係乎
自心。自心公則泰。故不曰君子長而曰君子道長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財荀爽作裁。本才也。達財成。材一也。魏其傳財取爲用。注。


裁同。薛吏傳上財。察漢書作財察。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康成曰。財節也。以者。取其順陰陽之節。以成物助民也。朱子曰。
造化能侗相續。聖人裁之。如一年一周。截作四時之類。鄧綰曰。
二至二分。四正屬天。圓裁方也。四立四維屬地。方成圓也。廷秀
曰。自乾坤開闢屯蒙以後。需結繩之世。訟。汲泉之世。畜履書
契之世。乎。泰。堯舜之世。乎。古无聖人。則人類滅矣。訂曰。渾而全。

者。天地之道。裁成以品。分其一本。截然而分者。天地之宜。輔相以曲。全其萬殊。全者分之。分者全之。亦交通之意也。熊南沙曰。陰陽各三十而泰矣。乾心也。坤心也。左右之使。無過不及矣。前之懿文履禮。後之類辨揚湯。皆道皆宜也。潛老夫曰。交交也。至泰而著交。遂著后焉。復藏后。姤顯后。泰在二圖。可春夏之立。兩稱天地。一稱民。重民用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古文作重遇本作彙又傳氏注云彙古偉字實當作彙

征吉

變巽為升

宜曰。乾實巽。坤實震。故象茅茹根也。一說蝟集須才。則以彙為蝟也。實是草木實字之貌。正曰。茅。藉自上者也。茹。縷自下者也。

以薦鬱鬯亦各其彙者也。南征升吉義不退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外也。

訂曰相安則小人可化相激則君子亦傷初志在外以陽感陰故四爲坤首以陰從陽。

九二包荒

古作苞荒說文作荒虞本同鄭玄讀爲康云虛也

用馮河

馮馮通

不退遺朋亡得

尚于中行

變離明夷消變謙

玄同曰包荒明夷用晦包陰也馮河言剛中也陰陽交通則朋亡遺无所遺合天下以爲類矣有君子則人人皆中行而得所尚矣泰否包象天地荒坤象變坎爲河五隔河故用馮乾健利

涉象幼清以荒爲盜血。二包祭天之血。是又一說。正曰用晦而明。聖人屢試觀于多士多方。而知周公之勤也。包荒仁也。馮河勇也不遐遺知也。明亡義也。元公曰。五爲中行之后。二以包荒善其用。或有疑其心。故象推其光大以明之。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朱子曰。以其中行。方能如此。易意曰。非以光大。則納汙突。椽。曖藉口。安能得尚于中行乎。二五交爲離明。保泰保豐。惟此光大之中耳。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離兌爲
積

變爻坤
坤世

宜曰三近坤曰平陂地勢也。在乾曰往復天時也。臨消不久。乾
卽藏。遯艱貞仍是包荒。憑河而已。食猶饗也。兌口象。三四天地
交際。故孚孚以交。正泰之福也。正曰食福者。猶農社也。胼胝而
春刈穫而秋風雨晴潦。无不恤也。訂曰小畜自上畜下。攀如之
孚。五下四孚也。泰自下進上。于食之孚。三上孚四也。此際交則
交泰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釋文作无平不
陂天地際也

邵國賢簡端曰復其見天地之端乎。泰其見天地之際乎。循環

而反及其始曰端而環未嘗絕也引繩而適當其中曰際而繩未嘗絕也知无端際者可與言端際玄同曰泰之食福君子獲養于小人否之離祉小人微褻于君子 曰自任之賢未免煩而最難者此包荒之量不盈之平也但能豁然一際而平彼往復如運逝蓬飛矣坤官持世爲坤轉幾艱則自貞恤卽是福君子一觀造化卽心量與之同然有貞夫否泰剝復之一者矣故易爲畫出其消息

六四翩翩

古作翾翾釋文作篇篇

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變震大壯積變豫

訂曰小過飛鳥四變有小過之象宜曰有包荒者而群陰翩

翻矣。不展庶位。虛實相混。君子忘小人。小人亦忘君子矣。翻翻亦震象。介命戒與富隣。皆震反巽象。

象曰翻翻不富皆失實也。

郭京舉正作反實全書從之

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遯曰往外爲失實。四爲陰首率群陰往。爲以其隣。蓋資富實于陽者也。見曰六四向爲九二所包。志未嘗不同。及至陰氣漸盛而四之臭味不戒以孚。時勢使然。九三亦何用恤之哉。故曰皆失實也。易意曰三四爲心位。以交際而各得其中。心之願此所以泰也。使小人自孚其小人之中心。則雖失陽之實而總爲君子之包矣。君子豈欲小人之實爲陽壯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變坎爲需
積變萃

荃曰。治泰之事。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而已。故二爻言事。而不及福。五爻言福。而不及事。尚如舜。尚見帝。歸如帝女。墮降。其交如此。仲翔云。震爲帝。坤爲乙。甲陽乙陰也。左夏子曰。宋伐鄭。晉趙鞅將。揅鄭。筮泰之需。曰。宋方吉。宋鄭甥舅也。帝乙之元子吉。此就姓氏斷耳。緯書孔子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京房傳。乃有湯歸妹之詞。荀爽對策。張說作銘。亦皆因之。其實古人明理觸象。而事不必刻舟也。王昭素曰。商王以干名。此陰爻。故曰乙耳。郝解曰。周公作爻詞。據文考時王爲象。

則紂父也。訂曰。三四易成歸妹。中互本然。歸妹之傳。與泰相反。寓歸妹于泰者。陰陽之合也。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潛老夫曰。泰以際交爲人道之損。故歸妹居于宮中。履圓圖之泰與歸妹相去三卦。主日出物長之方。八卦大歸歸于歸妹。五行甲嫁乙妹。以配庚。故易言金夫。或言東西隣。凡君臣朋友之交。嘗以伉儷寫之。陰陽造端之表法也。鄧氏曰。泰否。先天之中也。否泰之二五。天地之中也。交不交爲二濟焉。故泰獨表其交象。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正曰君忘其貴士忘其賢國不驕其家婦不驕其夫願行矣。職曰中心願者報國之外不知其他甲之分也甲以行願者集思廣益天阿獨持君之權也自是臣主交盡。

上六城復于隍

于夏作隍
姚信作隍

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魏良弼
大齊

宜曰坤爲積土變艮故稱城隍。溝无水曰隍有水曰池師邑坤象震王口兌口爲告。否巽爲命。復與无往不復相應對否而取。王介甫曰小者擅命。故曰自邑告命。東坡曰上失其衛下思擅命。此周東遷也。萃曰泰極生否。于三見端于上嬰極警戒也。卽消長之理也。守正自保則止于吝。未必逃亡也。行踐棲會積用。

此道。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慈湖曰。果能翻悔。無過以說。亦處夫人。亂亡之主。喜于文過。天命无常。人道亂。則天命亦亂矣。元公曰。泰上之命。否四之命。皆天也。天有治命。有亂命。而人謀之盡者。能移之。

時論曰。四時係乾。往來消息係泰。一變而交。翻車旋下。此六六再輪上經中首也。聖人易簡之詞。他卦曷敢望乎。易意曰。上下欲交。陰陽欲交。健順欲交。惟君子小人凜凜不欲其交。實以君子化小人。而交裁之。交成之也。天之氣周于地之氣。常先三候。

而到焉。當其透黃鍾。出太簇。徵拉附草木。茅茹明焉。手柄東指。萬物咸春。君子亦有櫛柄焉。同志是也。君子小人。初無定象。君子指小人爲小。小人亦指君子爲小。其究小常勝大。六十四卦。更端互轍。無非爲君子計。聖人曰。人之處小人。不若天處小人。以揜著。則投桃報李。薪樗皆可茹也。人之愛君子。不若天愛君子。以光大。則植幹下蔭。內外皆同包也。消之與浸。有拔有包。誰非裁成耶。道不可見。而法可以表。司天地者惟后。通天地者惟志。宜天地者惟民。殺時教養。盡于懿文。辨禮矣。司木鐸之君子。皆司后之道者也。初之志。惟慮在外之小人。猶有嫌焉。何以拔茹。

而允升之乎。征吉而南。是彙材之時也。二之光大用晦而明也。茅茹之後。草木蕃蕪。荒也者。群小所託處也。河滔滔矣。四方遐矣。朋類聚矣。意見自亡。而中行自尚。非侈泰而相輔相之法也。惟板之而包之。自能馮之而尚之矣。三四天地之際。蓋難言也。以言乎泰。則臨前壯後。其際雖平。以言乎否。則臨凶壯喪。其際乃陂。奚待城隍而後恤其命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其際也。天道環中。政在立春立秋之候。于食有福。耕獲生成之福也。天陽之壯。常戒其壯。若陰之壯。則不戒以孚矣。陽之盛。常得實而寬。若陰之盛。則失實而待富矣。猶幸其際。三孚而四亦孚。

初志在外。而四心在中。翩翩可復也。泰否之中。互漸歸妹。泰表
交象。二五中行。是帝社也。是乾坤之元也。隣哉宮哉。食哉福哉。
過此而亂。必其命先亂之。而後亂自邑始。邑恃城乎。山上之天
衢轉而地上之陞復矣。否之泰。則有命離社。泰之否。雖告命而
亂不免焉。尚中行願者。以立極爲告命。非聽之也。

智曰。文王于坤象著君子之往。于泰象著往來。而孔子則著
消長焉。周公于乾三著君子。于師上著小人。而孔子于泰象。
并舉之。則是旋天轉地。權在君子化小人而已矣。分別內外。
此春秋日月也。如才之道。在乎包荒。我自命君子。使人無以

自容而恬才角黨豈光大中行者乎。然遂有委蛇脂膏以爲
中行者矣。故包荒之中。有馮河之自強行健焉。包暗聞之荒
而馮不睹聞之河。左右逢源。造化在手。豈有小人往來角立
之波耶。故曰告命所以立命。貴在知命。

原缺

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卽否。何其易。楊矣。淇澳曰。紛紛
趨亂不止。以君子之貞自持也。貞者進退有法。利害禍福。不計
耳。然必包承而後謂之大人。漢冲桓。宋哲徽時。正氣日蹙。君子
不能靜固。默挽。用力。雖黃卒。以否亡。君子之貞不利。豈小哉。玄
同曰。委蛇以覆其貞。乃能群。小人以化。小人不則。小人疑而君
子遠。化何由乎。然惟確乎不拔者。乃能如此。可歎。人自匪耳。于
否何尤。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慈湖曰。人君生長崇高。難知治亂情狀。聖人於是告之曰。上下不交。卽爲無邦。張子曰。直至天下無邦。止有隱耳。蔡伯靜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誠齋曰。不交之病非一。君臣相猜。猶不交之外者也。德宗言盧杞姦刑。朕殊不覺。此耳不交于目也。二世咲趙高之鹿馬。而信其言。以關東盜爲无能爲。此目不交于耳也。一身之中。其目不交。吾可知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虞作不
可榮

訂曰坤膏似象自處嚴密人不得而榮之乾高象也化書曰儉
于心可以出生死淇澳曰人謂儉德爲避世不知是處否安天
下之極則李存我曰老聃儉德者乎勿安元亮得之矣 曰潛
于轉環之龍皆儉其疏水之德者也深山大麓同此不焦不溺
之親姑然豈許矧根雞豕以簾市爲蕪拙耶故斷之曰不可榮
以祿有此確本方言藏用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變履爲无妄

宜曰爻皆爲儉德之人謀也遷退而否進者否勢已定正有隨
時勸導之用矣否貞吉者時猶可用貞二三則用權矣正曰棘

始生而爲荔。桃三歲而爲荔。匪人之始進。无以別于君子也。與氣相漸而驚。鼠易貌矣。見曰。泰勉其征。否戒以貞。蓋小人始進。本无壞天下之心。及至仕宦久而熱中深。不得已而爲之也。誠以君爲志。則宦情輕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貞應四。而借四以承君。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宜曰。楊龜山以包承。小人斷句。否亦進而道難直。遂大人于此變化通之。玄同曰。包。虎法。夫包承。法地。人心必同天地。乃能用。

小人身惟乾否之二五。稱大人不磷不洧者也。子文賢武平効。梁公近之。郝解曰。孔子不爲己甚。蒙難愈亨。世以孟。子泰山。壁立。觀其所以與王驥與稷下請人者。世以爲真。而愚以爲包之至也。元公曰。當訟否蹇困。皆以大人予之。乃知世衰道微。乃吾党樹品之日。勿清以爲包香。謂包苴也。三爲加食。別自一說。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虞仲翔曰。此入獸不亂群也。遯曰。投烈火者必真金。惟大人能之。豈以入鳥不亂群之說。亂鳥獸不可與同群之質論邪。郝解曰。孔子與季桓子共事。所謂入群不亂也。見曰。君子每受小人。

之承順不覺入其牢絡爲大人者守吾吾可也。小人害君子必
先亂君子之群。使自相參差。惟女子否斯群不可亂矣。各自立
訓。

六三包羞

爻比爲羞 飛
變乾 乾世

過曰以坤含垢納污取羞是大人含影中情。褻裝唾面。正其苦
行若小人且爲得計矣。淇澳曰。大人之光大。猶泰也。否亨爲體。
而用在包羞。彼方有以自容。而我乃可以徐俟矣。訂曰。以三成
吝。所謂匿人也不言。內咎者。內咎總在羞中。聖人以耻心動小
人而專救之耳。鄭解曰。自非大人。烏能包承小人而使之知羞。

哉。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遯曰君子處此不當之位。惟有儉德俟時而已。正曰微子不顧行。遷君子禍敗至可羞而痛矣。彊力亦詭伊尹之行也。湛殺長慮。伍胥之行也。然不當其位則可以辟難。不可以濟否。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變異爲觀積變小畜

宜曰互巽爲命。乾爲天。疇卽儔也。有善包之大人精誠之極。天亦應焉。衆類皆受四五之福矣。泰否二五交則爲離。三四交亦互離。疇離者中類也。訂曰過中則交矣。人處通時未有念命艱。

難則念命。或以命慰。或以命冀。或以命決。九四之有命。聖人所
以鼓君子之氣也。嚙。同類也。離。麗也。蔡介夫曰。九四有命。兔然
必无咎。而善類乃蒙福焉。石介君實。尚未能盡是道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曰。濟否在志。志至此而得行。或謂祉因命。見未是實事。夫
志行卽實事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馬荀作包桑。變離
爲晉。積變大畜。

遊曰。乾圓故休暇也。或曰。人依木息曰休。五居巽上象。李鼎祚
曰。艮山坤地。卽田田上有木。莫過于桑。叢生而植曰包。變坎叢

象京氏曰。桑有衣食之功。君有覆戴之德。陸宣公曰。邦君杭隍。若包桑。殺旒。此言危也。訂曰。泰弗如否。否有大人。否亨者。休息之以觀其會。而戒心常存者也。光武置二子于度外。休否也。以十年爲遠。而倦乎黃石。存包桑之戒心也。易意曰。其亡其亡之休。是危微之心學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子曰。不居正當之位。雖有大人之道。胡爲獲麟之泣。情見乎詞矣。淇澳曰。國家當大壞時。君子反有地步。如蹇則蹇。蹇明言貞吉。惟否時形勢未見敗壞。小人譚訛。常人悠忽。而大人以爲

危亡且立至也。二否五休。深見遠識。不止君子之貞。所以爲大人。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變兌爲萃

程子曰。易亂爲心。必有陽剛之才。故否上則傾。屯上徒泣。宜曰。傾貞悔象。喜兌悅象。傾從休來。喜自懼出。元公曰。泰終致吝。否終至喜。天地之機微矣哉。又曰。否管氣。而夫人之力能休之。人能強天。毋自弱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泰否相還。故又戒之曰。何可長也。蘇齋曰。否已傾矣。上九猶有

懼心焉制其喜而不敢先。馮異曰：願陛下毋忘河北。小臣不敢忘巾車待之矣。郝解曰：傾否存乎其人。苟委之天命。喪亡且至。何可長如此乎。亦爲之而已。泰否中互歸妹漸。二中又互既濟。二中又互未濟。未中又互既以至无窮。皆自然之象數也。智按三互圓圖四立之三十二位皆互二濟。惟泰否當已亥耳。

時論曰：先天乾上坤下似否而反其類。成泰後天坤上乾下似泰而反其類。爲否。初皆曰彙。後必復傾。否泰亦循環之常耳。四聖于泰彖深慶氣數而六爻策勉人事。于否彖歸罪人事。而六爻扶贊氣數。則是否之來也。人定勝天。可畏孰甚。卦自漸來。弑

君弑父非朝夕矣斷之曰否之匪人何其嚴也比之匪人。人即比也否之匪人人即否也。天命之否可回也。人心之否不可回也。醜正惡直茂惡究誦豈利君子貞耶。蠱曰无邦者上下不交。雖有朝廷猶亡國也。泰嘉健順否嘆柔剛。通書所云柔惡剛惡體賢已具不復與論健順之德矣。象曰小人道長。象曰何可長。小人終何利焉。意曰象以內外取義。常悼小人之在內。爻以上下取義。猶幸君子之在上。陽爻故直陰爻亦未凶者。挽其志以尊君散其群以歸大人也。依附之流。蔽情深重。詐善獲上。偽順信多者有之。其黠者托于無善無惡。以悍然不顧爲冥應。不如

是不足以飽其名利。藏其富貴耳。大人而輕譚機用。謬託委蛇。往往亂于其群而不之覺。及其羞惡盡喪。頑鈍無耻。且招搖黨與。而收納之。吮癩哺醜。包承且見鄙。豈可以忍辱之行藉口乎。志與位不可逃也。故公容之。而又乾惕之。否時之茅。自恭初而已然矣。天下雷行。時育萬物。芝蘭吐芳。鉤吻亦出。甲固并行不絕也。聖人爲君子謀者。亦有變焉。初則進之以无妄之術。使其慕君。二則避之以歸逋之途。相安無害。三則待之以不惡而嚴廓然無所係也。天地之際。有命存焉。三陽並列。大觀在上。泰有社稷。否有社臣。社也者。上嚮下。下離上。轉不交而爲交也。初志

在君四志乃行轉不同而爲同也。九五休矣。聲色不事。翕張在手。非基命宥密者。有此作用乎。小來者休容之。大往者休息之。其三其二。自昭之心也。危之自平易之。自傾所以明于失得。勿恤也。知命者否終傾。故萃齋容而後喜焉。包荒如天覆。包承如地載。帝妹以坤道保泰。大人以乾道出否。究竟一交而已矣。六爻勗大人以開通。大象勗君子以混塞。世情莫吝于干祿。莫旣于梯榮。君子旣儉。厥德復儉。厥身因星。春市不避奚待。雖曰真儉。德者不落。華凡墜。面視表無之。而非儉乎。然不指之曰不可榮以祿。則希且爲明哲者比比矣。

智曰。泰否皆曰包者。胞與之也。人仰天地也。豈同天地乃能
挽回天地萬物一體。有誰非胞與乎。天地恐君子之不悟也。
故以否難爲鉅鏡。鬻豕可行。九夷何陋。塞北一瓜牛也。東籬
一鐵限也。彼其一室一聲。皆包天地者也。况乘冥權入異類。
以傾萬世之否者乎。孔子避難于乘桴。而以葺編馮泊泊之
河者也。孟子避難于從車。而以庸屨包兩間之荒者也。然和
光同塵之包。將混汗不辨耶。則堂之春秋。與殺閹之太玄等
乎。常樂老。豈得比辭草勸進者哉。鄉之闒然。皆國之常樂老
也。是故鳥獸非群。必燒同人之天火。不朝則野。必涉族物而

馮河屈平傾否而化爲漁父曰滄浪之水濯纓濯足是漁父
之包荒馮河也。

同人 三三 耳 平

景元曰。交泰之後。有離無坎。胡氏曰。需訟畜履互離。至同有見離。凡六離之用。與坎等矣。釋曰。同人。明而誠也。達天德而仁大。有。誠明成性也。體天道而化。體仁長人曰同人。弘天生民曰大。有。遯曰。特。交當位。與師比同。三錫為元戎。三驅為英主。陽統陰。而主武也。明宗為天德。交如為王道。剛用柔而主文也。易簡錄曰。乾在上。離之所同也。乾在下。離之所有也。潛老夫曰。先天乾統離為同人。後天離代乾為大有。天歸于火。是同火也。火歸于天。是有天也。有者。應天。同者。應乾。智曰。此天用日以宰天。而日

即天之表法也。同人中直文明通天下之志。故專表乾之利貞。大有微柔用剛。順有而不與之命。故專表乾之元亨。不同爲同。不有爲有。可信幾深神自速至。

☰ 天火同人

全曰同。从口象天。口象地。人在中省爲同。耳按說文从口口合會也。徐鉉引太保受同爲爵名。漢人分詞此古徵送氣也。人象形。牛喉舌。日母也。同通一聲。人仁一聲。天地既交之後。以同人者。卦微哉。

同人于野

古作

利涉天川利君子貞

玄同曰圖書一六起北退亦相依故天與水同一七起南退亦相依故地與火同追天地位定而火在天水有體故以形與天分而爲訟火无體故與天合而爲同同曰人者人與天地之類陽真火人同天也廣莫無垠上光下土四通六達心量所向也乾坤之龍戰于野而人之同人亦于野離伏坎乾伏坤履辨于載矣象主爻在地位離自見天四無障核爲野伏坎水互巽飛應乾健爲利涉得中應乾爲貞淇澳曰同事尚易同道實難思難之臨胡越如手久要勿渝有幾入乎。

家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宜曰履首同有首王柔卦其濟皆以乾此知大始而得王有常之義也不曰上下應不曰與五應而曰應乎乾此特筆也。艮九思曰六十四無言應乎坤者。无言坤行者獨同人曰應乎乾曰乾行震爻亦曰震行以先天乾兌離震皆屬陽儀故獨離兌可曰應乾元公曰柔能同人惟中應乾舜之善與人同也。陽通曰一陰卦六而三三得位陽卦不云得位也舉其異者相告。

同人曰郭京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于曠曰野者无求之地也不援不相是以得其誠同天非同于

物。天非不同于物也。又曰。無所不比爲比。有所不同爲同。揆曰。人人乾知。一室千燈也。而火性無我。寄于諸緣。則或邪或正。惟正則通。通則同。野同錄曰。申以同人曰。珍重同人也。吾筮得同人于野。吾從野人。種文明之田而已。天下歸志焉。通卽應也。正卽中也。知乾行之用柔。水火燥濕亦各從其類耳。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宜曰。火有氣無形而炎上。與天同類。洛書乾與離爲飛伏。氣所親也。祭天燔柴以此。然天陽火陰非類而類。故帝釐下土。別生分類。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男女別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

此不妨彼。彼不妨此。此以成彼。彼以成此。若晏子和同之論是也。意曰：理一分殊。各物其物而已。乾坤交後，同有始用。離明天道用于人道也。玄子曰：族屬也。法天之大群。族并包。以其同者同之。肖火之明。隨物區別。以其異者同之。正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至于同人。乃利君子貞。貞者君子所甚用也。伯玉平仲所謂君子也。孫蒯逐君。告伯玉。伯玉出近關。密喜納君。告伯玉焉。伯玉亦出近關。伯玉似以貞為不利。而利其近于幽人者。能杼之難。平仲端委而立于門外。樂高之難。平仲亦端委而立于門外。平仲似以貞為利。而利其近于女子者。子孔為載書。國人

弗順。子產請而焚之。及子產作丘賦。國人弗順。子寬以告子產。則不攻也。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范宣子爲政。黷賄諸侯。子產寓書以砭之。及子產鑄刑書。叔向亦砭之。子產不毀。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揅世也。故子產之同人而貞。不可能也。其不同人而貞。亦不可能也。觀我公曰。肌肉親于毛髮。筋骨親于肌肉。親親不得不殺也。金玉貴于鉛錫。鉛錫貴于土石。尊賢不得不等也。是所以合親。踈貴賤而同之也。戴敬夫曰。鳥親天。多羽化。飛至高極之界。其熱風如火。則化矣。熊氏曰。地中含土之襟氣。上衝至熱界。而然則氣薄者。望如流星。氣厚者。望如亭華。天裂。

耳。足證天火之同人。智曰：夜火乃見，而正用日中。五行尊火，用物而辨。孫登曰：用光在乎得薪，有物有則，正是玄同伏羲之類。情乾五之從類也。詎謂田野廢宗族，以快其夷岳而填壑哉。齊物論所謂以明者，卽知止其所不知者也。天以不明，用日之明。聖人法日，以辨天下之天。法天以柔天下之日。天卽日，日卽天也。其與也一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變長為進

遯曰：野无藩籬，而同人必有發端歸省之地。發端自門始。門以內倫常具焉。于此不同，未有能同人者。故傳加出字以贊之。郊

則歸著地矣。郊返于門。建之天下。合之家庭。而毫無益焉。夫是之爲達道。變艮門象。初九卽震帝物所出。出門象。易意曰。門必限焉。踰此一步。千里一室矣。然室中卽與古今諸公往來。未嘗少離。豈必壞門限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繹曰門內之治。恩揜義。以易辟也。出門脩然。萍梗江湖。百爾同人。如出于門。谷安所生。可以知仁矣。夫子故加出門。稷曰。郭太仇覽皆游大學。仇曰。豈但使人遊譚其中。高揖而去。桑蓬之事。必在四方。况乎出世俗之門。而同上觀于世之人哉。

六二同人於宗

客變重乾
積變姤

遯曰本支同出口宗。乾兌離震同出陽儀。故同。睽係宗爻皆離中者。離麗而陰專。一也。或取乾飛離。則睽不叶矣。學有以宗而入。既宗而野。又何吝哉。伏爲內姤。拔之轉難。攻爲外氣。驅之不易。咷睽同時。大師克遇。而終不廢師。同人之望對也。東坡言媾爲外應。宗爲同體。郝解以離麗二陽爲宗。而又引孔子去魯之遲遲曰吝。亦道也。易見曰卦。惟六二一陰。五陽皆欲同之。一無所宗。則交濫矣。五二之宗也。志在于五。故吝。吝亦交道也。娶老曰。二是百折不回之道。其時位不得不吝耳。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一一曰。執宗執野皆吝。野不壞宗。以宗用野。則吝亦不吝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變震爲无妄。積變訟。離宮歸。

遯曰。三四皆求同于二者。三忌五曰伏升。四忌二曰乘墉。然其出于中直。則一也。三以勢不敵五。而不敢。故僅免凶。四以義不

克二。而不爲。故猶獲吉。師與同人。圓圖。春秋分望對也。天火地

水本合。日月鳥兔互取者也。彖取伏坤曰野。坎曰川。爻取師之

坎曰戎。震曰莽。曰升。曰高陵。坤曰墉。卽師亦取同人之乾。爲丈

人爲王也。乾爲歲。自三至五。頻遇剛敵。爲三歲不興象。正曰。征

苗三旬。修德而干舞。密須不恭。周京以一旅覘之。而來歸。禹文之无妄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曰。敵剛。恐人誤以爲攻二也。安分而行。卽四反則之意。同人以理通天下之志。則三四危疑之位。皆安義矣。

九四乘其墉。

鄭玄作廡

弗克攻。吉。

變巽爲家人積變渙

乘三之墉。以倚二而弗克攻。幼清曰。晉文勝楚。諸侯自從。晉三欲如此而非矣。晉悼伐鄭。而楚自不能與爭。四欲如此而非矣。幸有春秋之義在焉。自反則安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恐以力弗克攻故曰義。郝解曰變家人反上伏下成困故云。仲虎曰文十年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穀梁曰弗克納其義也。得此書法見曰莽自伏墉自乘。大師克而陰阻平。可言同人于野矣。正曰周用大戎祭公作色。晉先軻莒。惠伯厲聲。夫豈無則而爲之乎。曰門墻立法如設險守國。正以困萬世之伏攻者而反則也。人人自反則大同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變爲重離
積變象

遯曰火聲无常故爲咷。睽先故先號。變互兌後故後笑。旅反

之故先咲而後咷。卦望師曰師克。虞翻曰一至五體始遇也。故
相遇師克。正象之利涉乾行也。淇澳曰大師克。卽同人于宗之
心。凡克非徒自克。兼欲克天下。惟天下歸仁。始謂之相遇。謂之
通天下之志。李子思曰。出與人同。至易簡也。而乃如此。故易中
必知險。簡中必知阻。玄岳鄭氏曰。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爲小。
克莫難于小人。而敵國爲易。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中正相應。其理直也。大師相遇。祇言其克。克武非必用師
也。智曰。知本无咷咲時。則知先矣。知咷咲同時。則知相克之卽

相生也。語默出處，知心自同。戰勝而肥，全在一克。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變兌
爲革

初出自內曰門內，上返自外曰郊。易郊恐混野也。志未得者，輒
環不遇。在陳思歸同野之志乎。子瞻曰：以其無所苟同，則可以
无悔。以其莫與共立，則志猶未得。弱侯云：六二同於人，而上九
乃不見同。此二之吝，非上之傲，故无悔。淇澳曰：大師之克，四勿
之辨也。物有党有仇，不歷異之辨，不知同之常。志之所激，相累
相煩，而不以爲悔，故曰未得也。若東漢諸賢，分別甚則傷明，稽
抑至則傷健。操持峭厲，則傷中正。非君子之貞而涉川，何利焉。

易序同人于否之後其爲世道計固切其爲君子計者尤遠。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一一曰出世乃可以同世。人而極上則可以同世而仍爲出世之同人耳。至此則志終無所得。猶卦之終未濟也。

時論曰。天人大同而人各私其同。一明其本然乎。小大往來自爲消長。而天下之志常通矣。天與火者。天與人也。火無體。心亦無體。卽物卽心。卽辨卽同者也。卦無水象。何利涉乎。經曰。火辰不權。則火氣弱。而水賊乘之。又曰。火在北。爲水通志者。蹈水踏火。猶平地也。于野于門。于宗于郊。母乃嗔乎。大野無人。无我之。

地間則人我所共由者。宗文人我所分處者。郊似于野。豈无其人。爲莽爲穉。則人我之敵也。莽穉興則大師起而號笑生。莫莫于師。非中正者能直道而戰勝乎。先進禮樂野人也。无人无我之地。寥廓大通。不核差別。從吾所好。類辨所以爲包容也。志通天下。臣道應乾。集衆思廣忠益焉。善與人同。豈以門限分町畦耶。然在下因不失親。吝亦道也。在上太阿獨攬。譏賊蔽賢。此終古所難類辨而終不寤矣。乾離之中。其動也。直書曰。其弼匪正。應侯志。不以號笑易我。至宰。誅厥放流。震驚朕師。乃彰斷金之利。夾大同之世。不宜有戎。而我卽在戶牖之間。郊原之內。爲伏

爲升爲攻術亦多矣。伏以敵五師。升以敵二宗。攻以乘三莽。此則三之妄災而非四方之富家也。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四度其力則乘墉。度其義則弗克。義者族物之則而類辨所自反矣。初與上山澤通氣也。一爲出門之志。近者不親。不敢交遠乎。是同之尾也。一爲于郊之志。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是同之變也。先廷尉嘗魏璠時。筮得同人于野。因勒之巖曰。無心之同。從類而通。惟野可涉。孰爾其中。

智曰。非明也。又安知誠者誠之者之一乎。故天地交後。伏坎于離。同此一者。卽類辨而是一矣。通天下之志。所以明包荒。

之量也利涉族物之川所以明馮河之用也君子消長知命
而曉暎師過有所不免種此文明之田用同人之水耕火耨
蒿以春秋同其天地而萬古之氣自傳光矣以絃歌同其鼓
舞而萬古之波平于滄海矣

☲☱ 火天大有

全曰有从日右也。日生若无渐渐而有。智曰。月以有无變化。故以從右見月爲有。右表用也。大有則有而无有矣。有屬深。喉官聲。

大有元亨

野同錄曰。天地交而著。同人大有用。離明而在上。此乾坤之全。從照川大同者也。故六十四卦。惟此獨係元亨焉。人道直天地。闢闢之有者也。天地未分前之无。卽亨於此中矣。同人類辨而。順其當有之邊。揚則大有矣。知否泰後之同人。大有。卽剝復之。

无妄大畜乎。何容更于大有之外。驚言無哉。輔嗣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介甫老子論曰。無出于自然。人力可以無與也。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不必及于无也。轂輻具。則无必爲用矣。是无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无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政刑也。廢轂輻于車而坐求无之爲用。則愚矣。履曰。入門辨主。可信大有。揚善卽貫有無者。斷之于無是死貫也。逃無混有是荒貫也。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替老夫曰。剛用柔而柔混剛。則陰陽相轉。而天正用柔。此乾歸

大有所以獨尊也。申在和之中曰大甲。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夫而時行。

仲翔曰：因時也。卦與比通。初動成震爲春。二兌爲秋。本離爲夏。比坎爲冬。智接天之。大寤在夏。故冬煉三時而夏爲四時之尊。嘉甫方翻明。禮合內外之位也。是曰應乎夫而時行。艱有相時。故曰元亨。通曰大中。非但中。大有卽妙有。應天時行。非逢時也。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朱子曰：自不照見斯有。无不可知。何名爲有。明善公曰：大明中。夫全賴繼善。官天之君子。不遏不揚。乾坤毀矣。顧端文曰：今倡。

无善无惡之說則善可不爲而惡可橫行矣。離有而無則善且
不廢。可以高抗地。爲禪玄說妙者。樹標榜。卽有而無。惡且任
之。可以放寬地。爲恣情肆欲者。决隄防。宜乎樂便而趨之矣。
高思憲曰。無善無惡之說。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簡
者。十之九。今論忠執。執善則拘執無則蕩蕩之。與拘倍徒无算。
故曰。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觀我氏曰。執善惡俱息。是告子
也。執善惡不分。是无忌憚也。立意見以縱嗜恣者。也。吳口生曰。
論有意之必欺。則无君子。論獨之必不可欺。則无小人。故慎在
擇善。其僞善者卽善也。其不能僞善者更善也。黃蘗生曰。知爲

善然後優入至善野同錄曰過楊之休命具乎先天而聖人表
之。人情樂肆苦爲正理所束而不敢越也。聖人卽以克艱者。利
之。而无害矣。黜猾之流。忽眈充類已甚。總殺總赦之宗。于是措
擊聖賢。專詬名教。以自取竒高之名。巧以无善无惡。藏身冥應。
而不學无行。皆試其淫。篋裂帝王草介君父。荒之曰一倏而已。
夫一倏率獸非萬古而率獸耶。賢者終身奉法。尚不能免。而一
旦入此鴻洞。委蛇謂之絕待。名利巧餌。今而後雖禹臬秉法。亦
不能使之安分而善俗矣。痛哉。彼且逾知好新。便捷惡理。息學
之人情。雖有正士。斥我終不勝。頽才偏鋒之士。內憐而曲護之。

故曰此無忌憚者。乃媚萬世之巧。弊愚也。幸有聖人之揚以過之。必不避名用中。以教守先待後命之君子。出則治世。處則訓俗。而拚著之天不死。生理之火自傳。萬古順天之休命矣。誰敢好之。潛老夫曰。惡過而善不自名。謂之至善。此无可名之善體。卽在過惡揚善之善用中。過神于揚天地之機也。荀子曰。尊天而頌之。就與制天而用之。黃元公云。無非天命。而賞善罰淫。乃天之休命也。君子順天治命。不順天亂命。故天卒聽乎人。此可以醒執一者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變異
爲艱

一曰五三大有誰不相交。孤子成病无交亦害。然非咎也。所處之地則然。惟有艱難勤力而已。變異隱伏。故不交。和以爲民。无交。納官。財害此一端也。全曰初九无交于四。進五。故亦无害于四也。張蓋子曰无交則无害。果能克艱。雖日與世接。何妨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易意曰。善從不知艱而生。非從交而生。初九能慎之于始。又何咎乎。孤迥執一。而與物絕交。此大有之暗疑也。揚艱所以揚善也。

九二大車以載

子夏句
車作輿

有攸往无咎

變重離
積爻旅

一曰乾輪用干坤與從晉而大有則伏坤取象也。望比亦然。曰伯恭曰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劑。盤錯焚結欲其解釋。磨澗汗濁欲其茹納。此大車以載也。楊誠齋曰善診喻輻不良不厚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博者非大才。惟伊周乎。邇以初在下。二爲土。初試大夫亦第乘軒之象。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易意曰君臣道合。妙于臣之任職。學問廣運。妙于積中。彼諱積漸而好言起頓者。必敗車而害世者。此揚大載揚積中。所以揚克銀之善也。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

古者享一牛亦如
七陽公與之相轉

小人弗克

變兌爲睽
積變晉 乾

歸官

宜曰三當侯曰公當食時見兌口。裂象。小人歸以伏取九卦九
三多具二義。以上下之際也。邇取公奉玉帛以享天子。而時修
其歲事云。卜偃爲晉文筮大有之睽。口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
心以逆公。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按復者言歸卦也。周禮上
公入朝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詩曰飲酒溫克。小人驕則不能克
矣。見曰因朝會而黜陟之典。勳之。此揚功成歸主之善也。

象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一曰居公位而際大有。善用則亨。否則害矣。故戒之。正曰。桓公受胙。隕越下拜。文公受享。進而請隧。夫文則自爲公也。而同異不晰。雖未有害。猶之弗克也。

九四匪其彭

子夏作虜虞作虺

无咎

變艮爲大畜積變剝

集曰。彭盛也。離火而變大畜也。匪者積變剝而艮止也。玄同曰。二王夫三公侯皆天子所有。以左右斯民者。四乘三比五。其類彭盛。知爲寺官。官闈寵戚之倫。此屬不能不存而不與于政事。故匪之。郝解曰。大有時四爲掌財賦之貴臣。明于公而无私。則无咎矣。此揚有大不盈之善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白明乎匪之不自有者衝青不進賢亦所裝哲公私第見
客亦可邪令公李西平尚明此道况感風雷者吐哺豈不哲哉
明其志辨其理哲于事勢也匪彭應匪咎艱乃能明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變純乾
積變觀

宜曰特爻无不孚无不交威火象應天時行是孚交也遇揚順
夫是威如也于瞻云柔而能威者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
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前成事之至程公使筮遇天
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于公所此揚陰陽合德之善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輔嗣曰无利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以我之易和徹彼之周防也訂曰伏波之論光武是也見曰分則君臣誼同朋友故曰交如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變震爲大壯

集曰五爲變乾伏坤故其德全上爲壯觀裁利貞而神之宗廟之中歌其福而已矣于贍曰信順尚賢皆六五之德也上特履之其是以不見致禍之由也上爲師傳武王尊箕子受洪範受夫祐也智曰傳繫三訂此又謂以大有之潔淨元亨用大壯

之潔淨利貞也。大學之揚止至善也。是禮運之大願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易簡錄曰。大有群心皆應。未足爲大人。能尊賢。乃爲大也。曰上吉者。明闢全卦。非止上也。如師上之大君。指五。小畜之頌。亦指四也。易意曰。始終稱大有。以始艱。貫終也。自天者。人心卽天心也。而必揚其自天者。正于歌頌之中。過人心不艱。不積之幾焉。爾。

時論曰。旣以剛克。收柔正之同心。卽以徽柔。發衆剛之信志。天之祐也。習坎畜順。天地旣交之文明。至此而信順者也。曰應。

天一曰順天。一曰自天。三稱天以大之。象稱元亨以大之。正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建天地大有之極者也。說象者曰。乾坤之歸。自晉來也。留五一位而內體三才。全化君道。玩易者明此乎。伏習伏比之飛龍。被四表。格上下矣。伏習伏坎也。伏比伏坤也。是四正之會極。卽贊卽隱者也。天凝爲太陽。當午。而自碎爲受光者。以光皇極。此夜用于晝。天泯于日之公徵也。聖人繼道立法。與萬世同入之心相見。克愛克威。時揚時遏。豈非一在二中。傳天中之火乎。聖人曰。非我命之。天實命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秉彝好德。惟命之休。卽怨艾放流。亦惟命之休。與人爲

善是真無爲原不廢授時命官之法典也。聖人憂後世必有偏上害政托言無善無惡以壓掃揚遏之正法者非荒命耶。故大象著之傳曰善鈞從衆。三卿爲主可謂衆矣。然則爲害爲敗不
明不辨私昵黨與。王勢大孤可恃大乎。慎初惟終無交害矣。克艱有四義焉。因鼎而從出否之貴。因離而進柔麗之明。因睽而聯噬膚之宗。因畜而薦揮光之德。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積此中而不敗矣。是黃離乘四望之車。而共轂轉上天之載也。典曰時亮天功。卽聖讓說殄行。夫天下雖有道安能一日無小人哉。小人害公。公不害小人。天子享公。而小人亦化睽而歸彭矣。周官

立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用享之道。卽遇小人之道也。立政任人咸歸吐哺。彭彭盛矣。天子委重大臣。豈可自有其震主之功哉。信者人君之大寶也。豐之離曰有孚。發若。有之離曰信以發志。繇其中虛。故交文明。故發也。天助不外人助。大有所以大壯乎。聖人贊君德。必原于天。聖人贊天祐。必原于尚賢。一則曰大有初九。一則曰大有上九。窮變通久。取上九以贊堯舜。大矣哉。書曰無疆惟休。亦大惟艱。順天休命。有不克艱始者乎。祐不可倚。艱卽信順。蕩蕩大有之天。有而不與之天。則也。

智曰陰陽剛柔。豈善惡所可言乎。聖人新人生富有之業。故

揚善名以正告之。所以宰其陰陽剛柔也。森然善統惡者。卽
寢然無善惡可言者也。大其有矣。安容所謂有無之說哉。

周易時論合卷之二終